



新鐫國朝名儒文選百家評林卷之三

沈一貫 選輯

徐宗夔 參閱

唐廷仁 校梓

畫論 魏徵宗吉也且三升而不受

王禕

魏徵嘗言於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

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為有忠

臣良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昏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

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

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道也人君無道人

方遜志曰按魏徵忠良之論世多咎其分別太過亦未觀徵之心耳苟諒其心則知徵之論為古今確論云

說魏公不願君
為桀紂而已為
龍逢比干乃為
他設身處地處
若意思與他相
隔別便不能體
會到此

自徵之意以下
直致臣主之善
兩立地發不願
微願為良不願
為忠之意占溫
地故高

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之為君。則臯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逢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况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唐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謂各極其志。無愧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是言。何哉。嗚呼。此正徵之所以為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為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則臣必將為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

寫魏公好處不
消多言只以藉
今其君教語便
知願為良臣本
意發盡千百年
隱衷曲

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為其身謀。實為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為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亦致貞觀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啟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始不為良者也。徵之此言。殆有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常暗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人

以庸臣藉口良
臣之故來作結
語下得議論極
高一字不可更
易

高一字不...

論...

意...

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揚升菴評此篇論魏公忠良之辨極有筆力業舉子

不...

...

...

...

...

...

...

...

...

西伯伐崇

方孝孺

何椒丘曰以善惡定賞罰一說論必如此說方見西伯代崇原由况接下其善誠可推數語並見罪人无私如最是精神

玩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句見賞罰為天下之公西伯無報怨之理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美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誠可旌也雖生平讐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著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哉其以斧鉞賜西伯而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悻七然蓄

此一段歷數崇
侯不法事正見
其當誅或者為
其諂已而誅之
說自了二明白

以上雖說西伯
无仇怨意尤恐
人不信此復奉
代犬戎諸國未
証便見瞞人心
術光明形容到
此可謂惟办之
極

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
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臣職于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
其人民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諂已也苟
憾其諂已。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
足為聖之哉。且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
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辭非其事之
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諂西
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
耆及邠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諂西伯者邪。故謂西伯
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諂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
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與。曰惟獻

易語直史記
惟曰世无子也

地請太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康對山評此篇說透文王心事辨論曲折如老吏斷

案人自屈服熟此以作史論主司必當括

目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世', '名', '臣', '死']

翁東崖曰起首先暗說國士遇已意思至後伏明書深死之死並議論繁自遍千古

一扁綱領全在諒之死固忠一向上先揚後抑深得麟徑筆法

豫讓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朱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鉤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諒之歿固忠矣惜夫處歿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劔三躍襄

引段規任章二
人形容豫子攻
擊倒

此一段深責豫
諫不能早見預
待使起豫子干
九原之下必將
混顏而不能辨
矣

子責以不效於中行氏而獨效於智伯。豫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諫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締疵之事，智伯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諫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自縱欲荒暴之時，為滾者正宜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元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不與而吝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必敗，驕必傲，二必凶，諄切駭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歿，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諫雖少，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歿乎？滾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凶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歿而乃不勝血氣之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諫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為讐敵，暮為君臣，醜然而自得者，又滾之罪人也。噫！

王鳳洲評：凡作文須以意為主，造詞次之。此篇不唯

代豫子區處一
節甚是的當，使
當日果如此行
即伯不從而吾
心已不推不謂
之忠，我奈何不
然

此段轉得極有
氣力而文法甚
緊峭

前面已斷倒了
豫子此復又形
容他好處，明是
救他一着，此寺
文法從韓魏中
來

宋
文天祥蘇中
林則一善此法
本州機密印
新子此或文
前山已滿回

此中在李商不
心子其不
明前不許而
高自果與此
曉甚其此當
外對下區德二

王鳳洲精詞思高古而議論亦自縱橫倘置之秦漢

諸人中恐不多讓也

而亦不翻血屎之制

甘自剖沐國多之

而亦不翻血屎之制

甘自剖沐國多之

樂毅

方孝孺

王浚川曰起如
先說夏蘇之言
和正命最是大
力量大識見恐
他人不敢道

正
鍊成文詞亦嚴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
為行王道之過余白卻執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
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
事而不得當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
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
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
之藉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于天
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唯恐其來之不速
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
出於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

此段明說樂毅
心事暗昧不如

湯武之正且層
轉得有方精
思奇氣種出
人

按其心肆其氣
息等語筆力奇
崛真有戰國策
士之風

王受澤曰此段
明說樂毅心事
如老吏斷案使
毅後生亦自愧
服

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實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剄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剄之讐毅雖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

此一轉說蘇子
王道不可小用
至引菽粟等語
來聲意入骨髓

則人豈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正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太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灰恒食之則充實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之為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呂涇野評此篇邪正二字說破樂毅心術且文勢筆力俱高古不可及

說拳以兵劫君
為非礼不消多
言即此齒馬蹴
芻一節來形容
便是誅心之論

以古君父事來
作引証至令以
拳不能開口說
一言可謂古今
理亦

黃五岳曰按拳
之劫君雖失臣
禮大都亦是愛

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
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
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
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
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
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
可行權而諄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
惡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
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
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
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或待其亡而卷

若如特所為過
致故后世有遺
論耳然方之員
國欺君革此何
但霄壤云

一篇奇談結語
尤逼古

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
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
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益激
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予奪
人將以法戒于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
使奸臣乳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
其禍后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高蘇門評通篇斥鬻拳兵諫之非訊左氏謬譽之妄

中引嬰兒暴君二段語意激切真千古不

易之斷案也

李滄溟云通篇
筆勢翩跹恣態
無窮足稱神逸

按子陵與光武
布衣敝語世詩
設豚俱自戰國
兼未曲尺當日
不仕之情使陵
九泉有作得
以孫志為知已
之交哉

嚴光

方孝孺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知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窺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為子陵之高陵豈為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偃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為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為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視席之奮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

先形充武短處
勝后見子陵高
處抑揚太過乃
是秦漢中佳處

用王良來作結
証文法亦自嚴
警

善任子陵寧不知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
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
非織而見黜羅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以固位
則諤與之爭光武其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疎
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任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
以為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誚良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不憚煩也嗚
呼為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
子陵近之。

薛方山評子陵素知充武不待為帝而後知其為人
也子陵知充武之不足有為故寄傲以自
適耳此豈就于清隱者和通篇曲盡子陵
心事可與范文詞堂記同垂不朽

丘瓊山云以天
道二字暗說丙
吉與牛喘廷遠
此作文家法也

丙吉

方孝孺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
也人事至著而易為也舍易而求難知則為不知先其
微而後其著則為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
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
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
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為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
周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
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
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
乖戾爭鬪則可為盡職矣不必深然探其所難知以

漆二乃語是暗
說牛喘廷遠至
深更極吉威方

明說破議論絕

為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失序。無害其為。治職有未盡。雖日月順其度。寒暑得其正。亦天運自然之道耳。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為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夫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于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隳壞。其為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怨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人事之道。而事鬼。且不可。况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為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為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移風

中引子路一節
識見精詳先輩
作文刻書如此

以上用天道人
事來責丙相已
見得道理透此
後李附政極不

好風俗未說他
不能挽回而反
牛喘之問此一
段實是筋骨即
是策處

人事天道既應
首契意而結語
亦有筆力

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惟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為異。况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刺其皮膚。而不問見瘡者。而問之人。必以為為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為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欤。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為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壽也。非君子之道也。

申瑤泉評斷丙吉詰牛喘恍惚詭誕未知大躰且以

天道人事委曲說起大類西京高調

天啟入軍交由始歟大賦西京高賦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首領意而古
入軍其美而歸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入軍其美而歸之賢也

趙苞

大長秋

方孝孺

董壽陽曰通篇
氣高奇可與
西京之士相驅
騁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母
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為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
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
必曰璧重而積之璧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而積
重於千金矣以積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
親亦重於金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
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寇之
所守者漢之君持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
地而已土地者璧積之類也固不忽以此易母而不救
也况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使鮮卑者衆多而

此等議論甚有
筆力有精思恐
秦漢以下諸人
不能道也

自鮮卑以下直
至末有不勝處
是為苞設身如
置脫使當時以
此策行之庶母
可全而苞亦不
失為孝也奈何
不然

責苞如全以大
義所以後來人
難為他掩護不
得

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合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皇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不足以及此也

徐昌穀評責苞不全其母亦是一等議論而轉折處

尤見精神

凌藻泉曰一篇
大意俱于起處
括盡且于起伏
轉折變化万狀
警目煉心

按子儀窮奢極
欲幸与王翦賢
田宅自汚意相
同皆是不得已
而為之使遇明
君圣主彼又何
樂此之為

郭子儀

方孝儒

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固衆人之所耻而名譽太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安若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為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當安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外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振乎夷狄功德加乎

模寫子儀心事
如髮肝膽非是
設身何能形容
至此議論堪泣
鬼神

臺高淺二等人
得人情透
徹且下引漢高
一段譬喻最切

群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况肅代之陋彼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為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眈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為而其心寔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于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為必不肯為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

李裴度以形子
似便知窮奢極
欲之事子似勢
不得不為蓋見
智之大如

結以伊周未與
子似並論則子
儀人品亦是高
的

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為子儀曷為而為之乎求其迹而不察其心至乎知子儀者鮮矣沛公入關而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藉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息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群小而未嘗以不臣為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汚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地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汰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王夢澤評通篇說子儀心事明白透徹且其淵然之

一亦山不背 先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可迫視

則其始入與武靈之與而許不夫漢書地與同谷外世

其國雖非始宗原之要與不良夫于前時受感其精也

子親于其妻以心不父子身故其言不其言其言

其言不其言不其言不其言不其言不其言不其言

伍員

程敏政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

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

合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瞍伯鯀而上

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之篡奪而謂之弔

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有伊霍之臣不謂之

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禮曰

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於親也三諫

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以人合者可絕而以天

合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親義不至於偏廢

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

注南明曰通篇以天人二字立意自舜禹至伯鯀句是言天合自上太甲至立明是言人合引詩礼合言天人此文章闕關妙如

凡作史評責一人必須攻擊到底使他不得開口方為高手如

借懸禹以形伍
員父子其千古
斷案移易不得

據乎王殺子妻
婦獎奸戮良等
事誠万世不宥
之罪而伍員此
舉似不為過者
而或者以不忠
論之則刻矣
語三刺骨且有
力量

義。懸。廢。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在。無。道。之。君。則
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仇。是。也。處。變。之。定
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是。豈。復。有。仁。心
者。哉。且。平。王。之。為。君。也。堯。舜。之。君。乎。抑。桀。紂。之。君。乎。太
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彼。平。王。殺。其。子。妻。其
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
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為。湯。武。下。不。能。為。伊
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
可。悲。矣。為。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為。員。之。君。而。不。知。余
日。為。員。之。仇。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
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于。使。人。仇。之。則。孟。子。之

引晉王哀事証
得亦當

借張良為員設
處一段乃是死
中生有死中求
活議論極長公
作昆錯論皆用
此法故管數公
祖之全身力
量

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仇。弗共戴天。然則員之所鞭
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逆天傷義。是無父之人也。昔
王哀。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於晉。朱
子取而載諸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
不棄者。然予獨悲夫員之所尤有可憾者焉。昔張良以
五世相韓。憤秦之滅其宗也。則佐漢高帝。誅秦而立韓
公子成。及項羽殺成。則又佐高帝。襲殺羽於固陵。仇復
耻雪。則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為韓
也。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
處於深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以盡
全歸之孝哉。惜乎志不及此。而反以總見禍於他人之

手也。

朱凌谿評此篇以天合人合立意引證曲當闔有
汰誠為高卓之見至末復引子房事韓一
節責員議論尤出人頭地

陳平

程敏政

蔡白石云按乎
寔敬之一句乃
一篇要領后固
許多意思俱根
本在此

西漢之士其率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
以知其然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侯千古
之所共憤而予以為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
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於群臣而不決其不決
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
徘徊猶豫持兩端於心胸之間當此時也得好義者一
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死侯之死生係於人言蓋不容
髮而帝乃取決于平為平者空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
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
其志願已足矣且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

余謂當日告侯
反之時平果以
此三辭復之漢
祖即雖有殘忍

之心未必不聞
斯言而止奈何
平反因而成之
此段議論皆
駕空自出新意
又法氣高馳之
必長于評論

即此觀之則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
取上變之書絨之付侯以示無他則侯為東身歸朝册
首請罪其戴漢之恩益深臣節益堅而為國之藩籬益
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真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
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減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
臣覘於楚之境上人惟不為則已為則自有不能掩者
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二解特節召侯召之不至然後六師
移之未晚也偽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璽
書慰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群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遂
興無名之師則侯之反形未具雖家置一喙以喻侯之
當誅其孰聽之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遑而首戮

說平設計害侯
之言其是險刻
為文則逸宕可
誦

元勳則人二自危雖左右服之臣亦為之凜二懼矣使
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三解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精
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兵之是趨之反也
臣竊為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
擠之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
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于陳楚之西界
侯聞天子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謁二而擒之此特一
力士耳是果何等語哉正虞廷之所謂纒二孔子之所
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
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之甚矣
或曰侯雖被擒至洛陽赦為侯固未死也而遽歸死於

引虞廷意思說
乎殺侯其言極
往又曰人之禍
福數語論至極
此平真不能逃
其罪矣

結以義利二字
泉說見得道理
透徹

平無乃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平之計一行而未
央之事已兆于此。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者也。平蓋不足責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而高祖乃甘心於平以得
矣。為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降愈下而義利之辯愈垂。蓋
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余同麓評以韓信之死論陳平二將羞澁於九原之

下說者以偽遊雲夢為奇策者何哉通篇

文汰似勝韓柳

孔明

程敏政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畧無一字之諫

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孫權之言。然則孔

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

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

諫。孔明之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

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

初意如此。後之為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永安之

詔心若子。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

敗於孫權。其慚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託孤之際。乃

舍權稱丕。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為者。故昭烈至是

唐荆川曰先輩
論人不巡然露
出如云孔明之
初意如此兩語
俱因此知後六
是高論

今人只談昭烈

目月文是平木

與孔明相得
筆數分所云十
不一試似亦非
面後者隱微中
現破心事真是
卓見

自荆州用武之
國句至得璋而
理不直如此二
段發透孔明最
佳而議論言奇

說昭烈與孔明
不相信如后来
人全不知彼此

文勘破始知魚
水之次亦盡語

說法正一段意
思深令人莫
測知對老文
章超出一世

乃悟其言而始恨謀之不臧也。曾是而謂孔明之智不
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於孔明，嘗有魚水之喻矣。即是
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有不能盡用者。或曰：豈特不
能盡用而已。蓋所謂十不一試者也。孔明之言曰：荆州
用武之國，而其至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使孔
明處此，蓋必有策，而昭烈追景升之顧寧舍之，以去反
為逆操之資，赤壁之勝，雖幸得其半，而終不能守。蓋非
孔明之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上，劉璋門弱，將軍既
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漢室可興矣。使孔明處此，必
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之詭謀，襲取成都，雖得璋而理
不直，又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所以興漢之策，蓋素定

於草廬三顧坐談之頃，其大者則取益荆而援孫權，而
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過乎。
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
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
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
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茅鹿門評按：孔明昭烈心事，人素所不及知者，以幾

微渺范推明大段道理，令人如觀青天白
日，自非大手筆，何能有此奇議。

此自非大幸也... 言雖人盡其外...

言雖人盡其外... 非也... 即嘗...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 程敏政

王鳳洲曰此篇幸操之不即就... 幸是大議論...

曹操

程敏政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况曰吾豈四目哉但名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於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以襲許矣其拒紹於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三子之計一行則操之敗也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必有居守之臣留此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

設問一段皆涉... 非絕倫之誠不能到

國朝文選平林

三

結句若平波中湧一浪頭出來最足驚人處

都。以。避。其。鋒。銳。然。則。明。知。敵。乘。不。能。起。為。之。所。而。况。於。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各。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何。柘。湖。評。老。瞞。奸。雄。素。以。智。自。負。此。篇。獨。議。其。不。智。妙。哉。

狄仁傑

程敏政

王愛澤曰此篇叙事如詞簡意深忽於路出天字是大識見非尋常寺筆舌

先。儒。謂。狄。仁。傑。未。及。復。中。宗。年。七。十。以。卒。所。荐。張。柬。之。等。嗣。而。成。之。柬。之。卒。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事。幾。一。失。國。祚。終。傾。仁。傑。之。不。早。計。此。有。遺。恨。焉。是。大。不。然。九。事。之。成。雖。出。於。人。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武。后。末。年。中。宗。已。還。東。宮。而。仁。傑。居。相。位。其。間。豈。無。事。幾。可。乘。而。遲。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宗。既。還。東。宮。則。夫。下。者。東。宮。之。天。下。不。可。言。知。智。者。於。此。正。當。持。重。以。銷。慝。而。要。其。成。固。不。可。為。萬。一。嘗。試。之。舉。此。仁。傑。之。心。而。柬。之。幸。其。功。凡。此。皆。天。也。就。使。柬。之。不。幸。卒。死。而。唐。命。未。改。天。下。豈。無。狄。張。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衰。莫。不。早。計。

智者一段筆勢驟則注有定是巨轉折外俱篇之天意上文有照應

引武王不公車

國朝

便見事不在渾
早只在成功亦
是議論趣卓處

結以二天字
是作文妙處

為恨未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壽幾百年。事紂終其身。至武王年九十有二。輔以太公。年八十餘。方始勝殷。殺紂。大告武成。由是觀之。則文武太公之衰莫不早計。甚矣。傳曰。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孰能廢之。論者烏足以及此。

張東沙評此篇以天字立說章法筆法可做秦漢真

大方家手段也

曹叅

王直

江午坡曰通篇
大意只在古者
大臣相國句含
畜尽了此論一
出參不得不輸

奉周公輔成王
未形參參之相
法不但參之夫
處即何亦不得
辭其責抄論至
當

漢曹叅代蕭何為相國。而後世稱賢相。予疑之。古者大
臣之相國也。必思為國建長久之業。此道所當為者。夙
夜盡心。不敢少怠焉。而况輔新造之國乎。周公相成王。
用文武之道治天下。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而思之。及其
得也。又坐以待旦而行之。其勤也。至矣。當時之臣。莫有
過於周公者。而周公方吐哺握髮。以受其言。故能興道
立教。維持周室。至八百年之久。此豈苟且偷惰者所能
為哉。蕭何佐高帝定天下。聞其次律令矣。他未之聞也。
曹叅代之。守何之約束。日飲醇酒不事。士大夫欲有
論諫。必飲以醇酒。使醉不得言。嗚呼。其亦異乎。周公之

良此一段說參開口不得意思十分賒多人

所為矣。何素不知學其相高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孰使有所立。尤當敬守而慎行之。以維持於遠天下之大。豈酣酣者所能治邪。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以治天下者耶。而參守之。自以為足。後世亦從而賢之子。不知何說也。且田制經籍。學士大夫皆廢。滅於秦。是教養斯民之道皆缺也。易解之彖曰。無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既解則當復先王之道。當參之時。天下已定七八年。時非無賢也。參雖武夫。苟能親賢約善。夙夜以此為務。為漢家萬世計。則庶幾周公之業。而遠賢拒諫。沈湎於酒。至酣歌典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卿士足以喪其家。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宰

引書巫風卿士以王曹參沈酒之故真破的之射也

參透入骨上且折揚頓挫有法

相所宜然也。宰相百僚之表也。使百僚皆慕效焉。則天下當何如哉。予意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久矣。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於下。非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周公之罪人也。大臣之義。當以周公為正。

茅鹿門評議論引證深入。曹參肺腑。非奇思高手。恐不能道破也。

不精... 漢文帝... 謝驛...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 則無所施而不可... 不然將惠之而褻威之而格矣... 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 適足以怒懷光在宋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之謀... 適足以桐昆錯然則文帝之於吳... 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芒刃而無見於髓解之斧斤乎... 漢之反帝亦不能無憾焉

漢文帝

謝驛

沈疇寧曰本命漢文却引唐宋事形是雙關文法極銀鍊極洗劑一字不可增

簡古多思即允言千百何用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褻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在宋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桐昆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芒刃而無見於髓解之斧斤乎漢之反帝亦不能無憾焉

孫正峰評此篇言吳王之反於文帝不能無罪言辭

簡古切當可愛

簡古以當何愛

然五季時也。蓋言吳王之及於文帝不無罪言。按文帝之不無無罪也。

國有良材。凡材之古。及不無良材。文帝之不無良材。

以心辨其體。然則文帝之及於文帝。文帝之不無良材。

文帝之不無良材。文帝之不無良材。文帝之不無良材。

文帝之不無良材。文帝之不無良材。文帝之不無良材。

文帝之不無良材。文帝之不無良材。文帝之不無良材。

其文帝

謝驛

唐太宗

謝驛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

否則未有不至於大壞。而極獻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

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

既而將佐皆以為請。高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

以止。於乎不有叔齊之心。而為用是為哉。昔王季受太

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貽其德音。曰。載

錫之光。未嘗有貶辭焉。使太宗不為虛讓之美。以成高

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至若是之大壞。極牧而

不可救者。昔人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

王季之義。而過為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

起處就舍通高
大意而謂其
峭非若于技葉
上粉澤者

引淡泉曰奉叔
吝使看破太宗
肺腑至引王季
一段尤見雄識

此復轉調王季
出來文法有照

應而結句公閱
鎖首起意思

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
用是為哉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王槐野評詞簡意古證切理明可遵此以應時製

唐高宗

謝鐸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
也彼猶有所忌而不敢遂發而波得以制之鮮有不及
於樞者此高貴卿公之所以見弑於司馬昭而竇武陳
蕃之所以見殺於曹節王甫也而况宮闈之間變在肘
腋機不容髮我仗之而我發之乎然則高宗之不死於
武氏之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
意其有不平之忿而惧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而高

諸理齊曰一篇
大吉只在高宗
之不死于武氏
句且用長短句
法低昂變令
人夾日夾心

擄武氏擅生殺
以至弑儀則弑
高宗之本一段
讀之誠可駭愕
而高宗之不悟
何哉設論古

宗黔驢之投止於是乎是奈何止君不密則失臣也哉
殺儀則弑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
高宗得以岌岌於三十年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

繳引証精切
似從玄想中來

蓋亟除之以先天下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
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知也於乎其亦可武也哉

沈蛟門評此篇言高宗幸免於武氏意思超邁而筆
力高古尤於未殺儀弒高宗之不見之真
秦漢筆也

岳飛

蔡清

東郭曰虛齋之
論非是過責於
飛弟事勢垂成
之日竟為奸佞
所害而不能厥
復中原故為之
痛惜云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邪人邪彼高
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
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囑曰中
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名班師非
檜之為而誰為檜為之而高宗聽之則亂命之類耳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
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邪况其時萬世之悲憤
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
奸臣之言使我十平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為
意父兄為念果何說也吾為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

此一段事机雖非武穆本心然議設橫溢詞語悲狀令人愴然

以從叔均至岳公意思十分懇切使當日果如此計即雖于國有補恐改世史臣爾筆者斷不怨

矧又成命在又遮道慟哭者聲震於埜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脫然亦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好臣所制縛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奸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終其身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為正當用權以濟直馳表而南極諫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於奸臣之計以負陛下肺腑之托而厄吾國家萬世之辱隨舉鞭而北滅此而後朝食可幾也胡為乎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自將哉夫殉君命之為忠孰若為吾君報萬世不共戴天之仇之為忠也且高宗之所以忍與金和而急名公

代飛設處此二策甚有識見有筆力但飛天与忠义故不敢乱為之耳

許少華曰岳公有可為之時而竟為奸臣所忌當用權之際而公又不忍為之恧是天意不助宋处于人何尤

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反速來禍耳今吾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為何如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將士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將蓬頭跣足直步至國門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籍橐以待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倘必吾全則將乞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除名不叙之數自後有違命者惟能盡忠如此律若是亦足以存王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後世矣蓋其輒行雖近類桓温而心亦則與温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又不權則雖聖人無以濟事

引堯湯伊尹三
段全是欲其後
權而謀論六英
備

按虛齋千言萬
語只是愛飛之
深而惡檜之極

而聖人亦不必立權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况公當日之事猶可以一日安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惧。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敢為大過之事。不膠於尋常故轍焉。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刑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以為名教罪人者。况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於忠孝耳。且未有改立放試事也。誰得而罪之。夫大丈夫建大事。苟無私意。其能為尋常法度所制縛哉。青天白日。萬世一時。所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自

現未數語自見
讀之不覺酸心
泣下

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耻之志既酬。而後為檜所害。愚亦為公甘之矣。

宗方城評此篇大旨全在權上。岳公仗忠義不能少

從固互死于奸雄之手哉。悲夫。

尤迴溪曰承上說心有一定之則為義見當行權必如此處置纔是知義

先叙其死之可矜後借其身之未善能得抑揚家數

田橫

王守仁

知死之為義而不權衡乎義勇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天下未嘗有不可處之事吾心未嘗有不可權之理死生利害櫻於吾前吾惟權之於義則從違可否自有一定之則生亦不為害仁死亦不為傷勇古人沉晦以免禍殺身以成仁其碩瞻籌度之頃見之亦審矣而後為之不然奚苟焉於一日之便而取公論不韙之說乎吾觀田橫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固嘗憫其事之有可矜亦嘗惜其身之有未善也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驅之生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於人乎此其

九作史論貴在
斷制此處就便
斷他不得為美
而死么未善使
橫有知亦自開
口不得

茅鹿門曰使橫
當日未歸漢時
果以信之詞
與之較曲直漢

亦必輸服迺橫
見不到此而五
百人卒先凡
之智乃竟相與
淪沒以死亦可
悲哉說得曲尽
人情

橫之心事必不
出此三段而揣
摩處語、透骨

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橫之士皆死義。其何能為人之所
不肯為。而一時烈丈夫之多哉。雖然橫之死。則勇而知
則淺矣。吾為橫計。雖不死可也。死於漢爭衡之日可也。
為夷齊王燭之。死可也。而橫也。蓋以權衡於心乎。不死
於可為之時而死。於不可為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
死於不得已之地方。鄴生之說下齊也。在有志者。必不
聽橫。既是其言而從之。其心已甘為漢屈矣。及歷下之
敗。乃心歸彭越。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橫
以勢不能為。尚舍耻而歸之。又豈有雄於漢之心乎。既
無雄於漢之心。即挈郡於關中。稱藩於漢。關漢必有以
遇之。橫於此。可以不死。橫必以死為安。當漢與齊之結

乎盟。二國為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義於天下矣。
齊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直
乎。其曲在漢。其直在齊。橫於是而命一介之士。達咫尺
之書。以申其盟。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正仗義敢事之
秋。橫於斯可以死也。及項羽既屠橫。慮有腐肉之慘。乃
率其徒。屬居海島。是時漢雖招之。而我頑拒之。漢亦未
必有加兵之舉。橫於是。可以得已也。奈何一聞其名。即
不遠千里而來。是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於
侯。則在於脫斧鉞之危耳。不然。將何為哉。使橫而信有
不臣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覬覦乎。王侯之業。而不為
夷齊之逃。使橫而信有輕生之心。則守正以俟死而已。

以三使字翻出
許多議論真是
偷天手段

矣何寒心於白刃之鋒而不為王燭之勇使橫而信以
漢王之心必不我免當漢使之臨即自處以不韙可也
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后決哉是時不可死而橫則死之
時可以死而橫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橫故已之事可以
已而橫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橫之死不在於今
而已此於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近慮以近慮而慮
之未有不覆其事者當齊與漢之角峙嚴以自衛猶俱
失之夫何鄒生一言之後即肆為酣暢之樂而徹其紀
律之備此正以近慮之者然則韓信之襲破乃橫之
所以自處而非鄒生之罪矣何至怒烹之邪不知鄒生
可宥而漢不可忘使以怒鄒生者怒漢則漢將攝於齊

將說橫近慮先
點此二句起頭
何等勁直

怒鄒生一段說
將痛快人心且

又及五百人身
上料得亦不差

以上意思已不
復又轉折此二
段出來錯綜震
盪

而未敢動未可知也當是時橫之謀固踈矣五百人豈
皆不在邪何無一人之慮及於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
皆是之則橫亦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人不言而橫又甘
受其挫此橫之事一去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
人則失然不言在橫則失於不知矣故田橫之不肯事
漢孰若直拒於鄒生一言之餘請首洛陽孰若守身於
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於齊又何如鄒生
之一烹而有功於漢乎然則其死也皆失於前而困於
後徒知慕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橫何惜哉雖
然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相率以蹈之橫蓋深有以感之
也吾於橫乎有取

先已賤了此處
復揚真韓蘇筆
力

唐荆川評此篇斷田橫處死未善詞意嚴謹思慮精
密剖判直截有氣力有光焰全是史筆非
尋常之士可到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唐荆川評此篇斷田橫處死未善詞意嚴謹思慮精密剖判直截有氣力有光焰全是史筆非尋常之士可到者']

四皓

王守仁

果於隱者必不出謂隱而出者必其非隱者也夫隱以
為高則茫然其不返避世之士豈屑於辭禮之慤慤
哉且知遠辱以終身則必達行而後出二者既輕成者
又少舉其平生而盡棄之明哲之士殆不如此况斯時
君臣之間一以巧詐相御子房之計能保其信然乎四
皓之來能知其非子房之所為乎羽翼太子真四皓也
矣烏足為四皓哉昔百里奚有自鬻之污而其事無可
辨者故孟子以去虞之智辨之今四皓羽翼之事而其
迹無可稽者獨不可以去漢之智辨之乎夫漢高草昧
之初群英立功之日也富貴功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騎

胡可泉曰按四皓羽翼太子事當時皆以為真自陽明公勘破則千古不壞之疑自此定矣
幸百里奚去虞之事以四皓去漢之智證得切當

形容四皓忘勢
甘急形狀真有
鳳凰翔于千仞
氣象

引巢由伊葛出
處之正办四皓
决不苟于後人
議論波瀾曲折

頓之辱。犬豕依人。資其鋪餒之餘。不計其叱咤之聲也。然眾人皆愚。而四皓獨智。眾人皆汚。而四皓獨清。鷹隼高飛。火雲漢。虎豹常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功名。謝之久矣。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決於中年。知幾之日。而昧於老成。練達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死。洗耳之巢由。達時者。則莘野。南陽之賢士。四皓之隱。其為巢由乎。抑為尹葛乎。將為巢由乎。必終身不出矣。將為尹葛乎。必三聘後起矣。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之重。中不能為巢由之高。而下為希利無恥之行。以四皓而為今日之

此段說輕士嫚罵等語。疑不出自四皓之口。反覆亦論折得到底

奉兩生來比擬四皓景切

為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為。况辭禮之使。主之者呂氏淫后。使之者呂氏奸人。特假太后之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所類不脛者也。其言曰。陛下輕士嫚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莫不願為太子死者。斯言誠出四皓之口。則嫚罵之君猶存也。四皓胡為而來也哉。若果為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可也。四皓曷為而去也哉。夫山林之樂。四皓固甘心快意。敖塵俗之奔走笑。斯人之自賤矣。乃肯以白首殘年。驅奔道路。為人定一傳位之子。而身履乎已之甚惡者乎。魯有兩生。商山有四皓。同世同志者也。兩生不行。吾曰四皓必不出者也。蓋實大者聲必宏。守大者

王夢澤曰自四皓果不出乎至挾以謀反之言處如奇雲瑞霧飛洒空中顧瞻恍惚不可名狀亦可謂心思玄想之極矣

用必遠。兩生之不事漢。其志蓋不在小。四皓以數十年遁世之人。一旦斯然聽命。則天下必相與駭異。期有非常之事業矣。以一定太子而出。以一定太子而歸。寐乎且將何以答天下之望。絕文傳之詆議邪。然則四皓果不出乎。四皓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其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為之也。夫四人遁世已久。形容躄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與呂澤劫計之時。陰與籌度。取他人之眉鬚皓白者。備其衣冠。以誣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日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願其欺君之罪乎。况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斷其計之不出此也。天下之事出於寬裕者。常公出

此又舉四皓中騎季來說則餘三人可知而子房之詐計益顯非刻意苦思何能見得到此

於銳計者常。用詐而為之。劫者此又子房用計之挾也。其曰天下莫不願為太子。是良以挾高帝者也。其即偶語之時。挾以謀反之言之。意乎大抵四皓與漢本無休戚。諺曰騎季皓首以逃羸。則自秦時已遁去其名。固未嘗入漢家之版籍也。視太子之易不越人之肥瘠也。亦何恩何德而聽命之不暇也。且文山既遁世之地。其去中國甚遠也。一使纔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為來之速。况建本之謀。固非遠人所主之議。而趨出之后。又無拂袂歸山之迹乎。噫。以四皓之知。則必不至於子房之計。又未信然也。但斯說雖先儒所言。而逆詐非君子之事。自漢至此千四百年。作漢史者。已不能別為白

把温公破曹瞞
禪後之事以喻
已識四皓不真
之故似墓寫帶
裏

未以可疑可罪
來辨似得抑揚
文法

之則后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乎。昔曹操將歿言及今
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事。而司馬公有以識其貽
罪於子之言於千載之下。則事固有惑於一時之見而
不能外萬世之推測者矣。是斯說也。公未必無取也。否
則四皓之不屈者。公終於無耻諸人。一律取天下尚何
足高後世尚何足取哉。四皓羽翼太子。事非可疑。公無
可罪也。若其負可疑之誣受可罪之責。九泉之下將不
冥目矣。故敢以一隙之見求正於明達君子。

茅鹿門評此篇斷四皓决不出必為子房詐計真高
出古今之見而筆力適勁辨駁的確有公
羊左史手段奇古之作也

讀東漢書

章懋

開口議論正大
而敘事處筆法
簡古起伏
亮景无窮

顧東橋曰引証
舜禹等來說破
符命其是醒日

自光武仁厚之
資以下見得漢
之興不在符命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
為史氏者互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矣。夫何
蔚宗之史也。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佳氣合南
火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以
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邪。夫人事邇天道遠。舍人
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
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後來。蘓八百諸侯不
期而會。蓋卜諸人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民
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
也。則舉舊章而識者屬心。其鎮河也。則除苛政而吏

而史氏以符命
歸之者何哉未
以天道人道作
結与前相照應

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挺覽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
民之命以若所為其與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
御天也今皆不此之論而一歸之於符使天下後世
皆發人道之所當為而倖覬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
乎

王浚川評此篇如老将提兵瞻前顧後且黜符命而
崇正道可謂破的之文矣

而此章
而此章
而此章

王浚川評此篇如老将提兵瞻前顧後且黜符命而
崇正道可謂破的之文矣

卞和

庸蕭

陸少石曰此篇
正意本為煇才
揚也者說今卻
借卞和來形容
真多巧思妙想

卞和以獻璞而刑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
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刑為剖而無玉刑未晚也
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刑和自取者也非不和
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彰其識也即受而剖焉於
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才罪楚子
不足罪也吁世之文章小技自銜而不售者其和之徒
歟

結句婉轉痛快
令世人猛省

王履吉評通篇大意全在繳結數語如此作文字方
是不拾人話脚者奇哉

王鄭古語無意大章全於辭語

分世人發音

不與罪也。如世之文章。小者自撰。而大者皆其味之出。

因何爾。止爾。以國。以禮。可也。如字。十眾。味。所。不。罪。焚。于。

言。若。罪。也。味。之。下。情。而。禮。也。明。受。而。悔。意。休。

文。曰。飛。味。飛。也。善。于。曰。若。美。而。則。味。自。來。若。也。亦。不。叶。

不。味。計。也。不。味。計。也。何。以。心。則。味。自。來。若。也。亦。不。叶。

木。曰。飛。味。飛。也。善。于。曰。若。美。而。則。味。自。來。若。也。亦。不。叶。

木。曰。飛。味。飛。也。善。于。曰。若。美。而。則。味。自。來。若。也。亦。不。叶。

樊噲

高啟

起首說樊武人
似先抑他漸
透出三解則
之益自見

屠斯山曰中三
段不唯意深而
辭亦高古方之
若蘇文似不相
上下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摧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可壯
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
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
畱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
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
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
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
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
尸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
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死言悟之其憂慮深

形容漢高少恩
延談論奇絕極
痛快

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
侯。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
論者誠刻矣哉。

唐六如評此篇別立一意。發出樊噲有三可。賢筆力

蒼古

李泌可思。姑未明。惟再曰。何思。曰。高啓
甚矣。小人之凶。入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
不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有至於
殺其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
沙丘之禍。成於李兌。胡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楊之
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懷奸亂之術。
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
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脇人父。挾讐所親而嫉所愛。一
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
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
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此唐太宗賢也。而承

開口便說小人
關鍵甚嚴

張東沙曰。此指
潘乙楊。父子反
對李泌。此作文
之妙法也。至引
肅德二宗。而歸
功于泌。極有開
鎖

李泌可思。姑未明。惟再曰。何思。曰。高啓

甚矣。小人之凶。入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
不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有至於
殺其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
沙丘之禍。成於李兌。胡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楊之
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懷奸亂之術。
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
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脇人父。挾讐所親而嫉所愛。一
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
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
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此唐太宗賢也。而承

按唐之失多在父子相夷由小人讒構之故也李泌處人父子間能交與為全直莫大之功以文連篇跌宕似刻益司馬子長

曹公來作征遂論高古千古

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免盡其死至於肅宗之昏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俊有功也而李輔國諂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安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歡悅累数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委曲劉到悽惋惻怛有以感人者故聽之讒疑之迹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既悔且悟不覺泣下之沾襟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中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賈翊不對公問其故翊曰屬有可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思翊曰思素本初

本復說二君不得易其字全賴泌之忠諫信知軍相于國家所關係不小結句古而懇切

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厄於其身親觀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泌之忠反覆辯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挫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耳可不慎哉

王鳳洲評凡作文譽提掇有原起伏有法關鎖有力

此篇以李泌善處父子之間而造義古與

三法備矣敢采摭以為后學式云

按梓白之歿只在立孤以存趙氏迨孤立而趙存則嬰雖不死則曰亦不以嬰為負信此段議論乃死中生有至其不然一轉尤發前人所未發

前說嬰之死宜也而非過至嫩末却言嬰之成也而非宜雖是作文抑揚法然死而卒以成義雖過庸何傷吾于嬰有取

許穎陽曰按谷永天變一疏似屬古今名筆然不能沮抑王氏而卻突侵震蝕之禍一當子人主之身是徒舉其末而不知禍之根本自王氏專權始也小人巧於逢奸大率知此

朔之知遇二子不可謂知且仁哉是故梓白之死知嬰之必能成其事故以其難者貽之也然曰不死雖嬰不能成其事曰歿矣而非嬰亦不能成其事此所謂兩得之也程嬰既立孤以存趙氏則有以藉手而報梓白雖不死而白將德之必欲以身下報則過矣豈其惧梓白賣我之謬言而以歿為信于晉國耶不然使景公无疾而龜筮不見則嬰之成事亦未可知也孤事未成而程嬰先歿雖百口其能解于嬰之不賣梓白哉然則嬰之必宜也非過也雖然孤出而嬰之事成矣趙武復邑嬰保輔之而梓白享有祭邑亦既欣然于地下矣矣必欲速見嬰哉是又淺于知梓白也然則嬰之死過也非宜也余同麓評看他另一斷法說去終是思奇而意古然細思說賈一節正論殆不如是然文字自佳

谷永

劉堯誨

谷永因變陳戒觸忌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固名家大疏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王氏之權重于趙李而王氏包藏積漸之禍浚于趙李王太后之威重專制其机不獨在人生也而谷乃舉一時天變民訛災侵震蝕而當之于人主之一身而以階禍致譴之由舉屬于趙李群小之輩其言蓋有所授也夫成帝輕身于群小而流酒嫖嫚卑字乳服其于人主之体藝也甚矣趙李從微賤專寵天所不饗也既寵其身驕其親屬掖庭炮烙之威椒房玉堂之盛果足以致天怒而昭譴告然其本不在是也王氏席寵世祿招權納賄以奔走

說王氏雖谷永杜鄴於門下以從人望把推奸心跡都被他勘破了且自假斥逐君測之公至不敢汎及于私門之孟惡處中間形容谷永為人一段句心字刑登歷伏他不敢開口彼聞之亦自愧服

天下之人于今三世矣雖以谷永杜鄴之高才咸羅而置之門下此其意將欲收人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劫朝紳排擠他姓者果為劉氏也耶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勢藉直言納牖之節以行其漸約群下之威使天地之變感于用人愚以為宜當之于鳳與音也谷永欲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解衣危論于成帝之前欲隕首于私門必不能剖心刑足于廟堂之事引王鳳于申伯之列則趙李或可以未減于褒似女也古來奸佞之臣識議足以比聖經文采足以眩人主往之依託權倖以成其勢故連章累疏敢于犯人主而不敢以一言忤權奸敢指摘宮壺之密言而不敢汎及

愚謂日食之變乃王氏專權所致不在丁傅同時拜相之故乃杜鄴不言王氏而卻藉口于丁傅是即谷永以階禍之由反舍王氏而歸咎于趙李之輩事体如出一轍

于私門之顯惡也谷永處商譚兄弟之間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火之變以冀王音純德而收已焉此么王氏之比干也故杜鄴么因時納說于音而結好王商以成其重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傅晏丁明同時拜將相之咎而謂外家積賚之勢世所希聞於乎成哀外家之勢豈直丁傅然哉乃若丁傅是又其次也固知此屬皆為王氏謀其敢于極口人主之前而不自危者此么王氏為之地也其美讒人之亂國也

郭青螺評反覆燭照奸人肝膽即雖千古如在目前自西京後此文當稱絕壁矣

自西京外史文官蘇然整美

傳青熟管又野獸然其人批翻唱數千可吹或日前

帝之此其美難入之學因也

王內期共如干避口入主之命而不自意昔此心至

豈直下動也始以武丁斬武又其父也固以無事

其重父對日食八權心也對是下也同部其性味之

其重父對日食八權心也對是下也同部其性味之

其重父對日食八權心也對是下也同部其性味之

其重父對日食八權心也對是下也同部其性味之

其重父對日食八權心也對是下也同部其性味之

劉仁軌

梁潛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

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道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劇令別去愚意

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

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

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邪其巽言之邪夫

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

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念一天子矣李義

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猶而不知有朝廷是義

府又一天子矣至于武三思為周公威福之柄又窺取

揚升庵曰按此論責仁軌處可謂深人膚裏但軌不祥之論意亦有指惜乎未顯言之云云

先以是言法言未探仁軌不祥之意天法游衍得妙

說武后入府思董平日恣肆處詞甚峻烈

自此以後或一
句一轉或救句
一轉皆正言格
恰如此休格又
如此兼力所謂
妙絕古今者也

本場帝太宗來
說么是正論或
仁軌倉卒問不
及備耳此段詞
意雅宜氣味精
神煞有片調

代仁軌設處一
段不但議論奇
偉而詞調亦英
人迫人釋其句
以得左氏之体

之焉則三思又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仁軌
此言非此意而高宗必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為巽言曷
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技之仁軌此時空
進言曰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以古為鏡不若以賢
為鏡書以之無於冰鑑當於人鑑詩為殷鑑不遠在夏
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沉骨色忠言不用小人
朋進盜賊傍午自度不寬乃持鑑照曰好頭頭不知為
何人將去此煬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
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
順正不預外事當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人為鑑可
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鏡而不以銅為鏡也陛下誠能

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
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
心為鏡勿昏以欲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
願陛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
祥謬矣

李滄溟評此篇自常格外設出一段高奇之論逼真
韓蘇無一字蹈襲真萬世不可磨滅之文

也

李處與有地... 韓... 李... 韓... 李... 韓...

王魏... 王魏... 王魏... 王魏... 王魏...

王魏

邵寶

王愛澤曰此篇本意只在王魏之難不可不於于高祖之命此二句真千古斷案移易不得

引曲禮一段發前人所未發甚妙

或問王珪魏徵不於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於義然歎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於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歎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歿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歿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歿也曲禮曰國君歿社稷大夫歿眾士歿制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為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歿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愆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

救太宗之過辭甚嚴。然若比之篡弒者。恐當不得。

按外非義。至不能為辭。處是推唐前惡語多峭切。

結語警拔。有開世教。

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篡弒。特一間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得而誅之者。况為其輔者乎。王魏於此。盡力致討。然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建成之難。而不可不。然高祖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建成則死。高祖則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泉。可作否。知其百家不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許落山評作文說。詩人心敬服。方為高世之見。若此等文字。刻意苦思。超出千萬人頭地。妙絕。

新鐫國朝名儒文選百家評林

四明 太史 沈一貫 選輯

姑孰 野史 徐宗夔 參閱

繡谷 後學 唐廷仁 校梓

書

荅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曰。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

商素菴曰。按宋濂。濂平生著作。最富。若援引古今。磊落。意思橫發。不可令人捉摸。若若此。論詩篇。稱奇絕哉。

自下逮建安黃初以下至方之元嘉不逮處皆是說魏晉陳隋詩家或得或失或可或不處詞思燦爛

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韵。殆猶太羹充飴。不綴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倣景陽。而氣骨淵然。駸二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刺縷。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

楊升菴曰自唐初承陳隋之弊以下直至駁乎不足說也許多轉折變幻於是說切唐雖唐并五季諸詩家風氣互有得失處文法錯落而辨

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躐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詒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

歷敘詩家人物
低昂可否處不
爽毫忽真其意
到筆隨鞭風震
而走龍蛇者耶
秋哉妙哉

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
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
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
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
安。至于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
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
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
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
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
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元白。劉夢
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澁靈運。而句意尚

自宋初襲晚唐
五季之弊以下
至其變又極矣
是說宋詩家有
得有失處即宋
人雖有詩處終
不似唐人。其律
其間架結構真
有飛揚。沒不
可踪跡云

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寒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
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尚隱段成式。專誇
靡蔓。雖人各有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
有所不逮。况則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
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
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
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
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
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
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
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鍾徽之盛公量

羅一峰曰說宋詩家聲口大不類唐風調極是理亦如黃蘓號稱挺出且不甚可人况下此者乎此段文勢起起伏伏有无限轉折在

此段却是總上三大段見詩不

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髮鬚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性情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蘓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清嫁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太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

必于相師唯各成一家更真最得談詩要旨

未段說詩雖不必相師而今之學者輒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三百篇純粹之旨此數語最切時病膏肓

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二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此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然不朽若体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心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二然必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闢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孟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

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

鄭省齋評信筆寫成浩大踈越恐千載詩豪見之當為俛首

答程伯大論文書

朱夏

董澗陽曰此篇論文詩論未了忽出壁喻壁喻未了又出以論縱橫變化莫知其端真可垂班云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躰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遺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襍出於

袁了凡曰此明
引用兵作室來
証文字反覆委
折有開闔變化
之妙且文法貫
串巖巖如珠燦
然奪目

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
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
蒼然鬱然峻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
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
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不蘓公遠甚則何望凡言
之立而不仆邪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
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三乎其
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汰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
文必先躰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
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
老子之廬管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

按自蘇子以下
至大枕樂也凡
四譬皆是說伯
大好奇怪之故
有無限議論無
限精思讀之令
人筆端飛舞

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
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
於舟不猶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
太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之空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寄字
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蘓子
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
為服則綿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為華為好
其心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窈人為觀其鄰之富也日
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
微者獲之則蕭然盜也而至此不悟且役二焉割裂而
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

形容自然之文
如真有烟波千
里轉九掌上態
度

汪南明日此段
述伯大論文之

排憂之力哉。故夫蘭若翡翠，又烏覩夫製鯨也。且古之
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
鼓之而為濤，合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
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
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濃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
而造物者，豈物三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
加焉。波有味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
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
趣而人心風倍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
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嫱西施之美，
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

偏而借朽木
土珠賤羅綺譬
之若利及錐鋒
尚寡即入安得
不迎刃而解

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巧矣。無塩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
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
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始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
謂吾五常論，其猶玄邪？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
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
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太雄千餘
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
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
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
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恠之過也。先生卒教
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非。

問伯大好恠屬
一節茶一下前
猶委婉此更切
直恐其恠誤而
不竟也情竭語

峻不如是恐不足以感人云

余謂始欲其奇效語有諷諭有調度直逼西京之上

繳結靈皆其返正之意甚殷

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匪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于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據而言之矣。且先生既与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与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詞。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其然之邪。其不然之邪。迷悟之机。判于此矣。幸毋忽。

歸震川評叙事處如左史雄宕處如賈生若屈戰國當為第一等文字

答方叔賢書

王守仁

凌漢泉曰按陽明公此書雖以進夫為美事但恐不能別白君子小人之累耳意雖剴切而詞氣却和平可玩

此段君子小人閱係國家利害形容最切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蚕。但襍一爛蚕於其中。則一筐好蚕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与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者。木之間而

本書本為用
夫今波入思
田事未說且
云不款殺无
罪而成已功
真是愛民愛
國之心石文
成公後何處
得未

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
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
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倍諺
所謂生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躬既以壞盡欲以無
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
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
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幸亮幸亮

陸少石評前半有憂深思遠之智後半有排難解紛
之仁文章之妙一至此哉

荅倫彥式書

王守仁

陸貞山曰一篇
性命之言行与
孟子集義董參
看幸士家不得
容易放過

往歲仙舟過顏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
敏而好學於吝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
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
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
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功之實僕罔所
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
而別求靜相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
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軀
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
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嘗定而未嘗有

陳句錄字不苟

以動靜二字發
明心李殆丞

句：字：与至
美口氣無異明
明公体認到此
六圣美之德至
若詞調之工又
不足論矣

本濂溪告子分
別極當全是李
孟子文法
理李名談白與
俗李迥別

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
故能無祗悔所謂動心定靜心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
躬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
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
也是之謂動心動靜心動將迎起伏相尋于無窮矣故
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
也有心之初皆欲也故循理焉雖原酢萬變皆靜也濂
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
齋坐忘心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是外義者也
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
唐荆川評詞精理到胸次悠然可謂吾道主盟

荅顧東橋書

王守仁

薛方山曰陽明
公之文雖多大
率皆理學平易
之談若其詞蒼
調古有便近時
筆業者此殆其
長云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
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
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
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
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
於其亂何邪蓋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
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
則雖明堂之暴政所自出之地耳武帝肇講於漢而武
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
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

以明倫為重輕

而不以壁泮為重輕見得大旨透

形容唐虞三代數語細可觀

此學后之者與效用者兩樣人

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躰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歆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

來說琢句鍊字不言

按三代之前教本皆以明倫為本至三代之后不復知明倫亦功利所使然此段議論隱然有傷今思古之意

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

自相矜以下至
飾其約外用長
短句作文体極
佳而意思並妙

達而無有乎人已之今。物我之間。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隨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

末段雖慨時俗
而尤幸一念良
知不泯。處全是
望人意云且
語氣沉着極痛
快心目

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胡思泉評發奇思於平淡之中。藏古雅於追琢之外。

天下之至文也

天不之臣也... 謝道師... 其間... 辛天... 吳... 無... 察... 其... 深... 謀... 極... 慮... 為... 天子... 建... 南... 平... 交... 夷... 之... 績... 而... 自... 乙... 未... 歲... 奉... 別... 於... 京... 師... 十... 數... 年... 間... 吾... 執... 事... 設... 施... 磊... 落... 聲... 望... 益... 崇... 蓋... 嘗... 深... 謀... 極... 慮... 為... 天子... 建... 南... 平... 交... 夷... 之... 績... 而... 又... 起... 而... 厲... 北... 伐... 儼... 然... 之... 任... 是... 天... 子... 以... 方... 升... 名... 虎... 屬... 公... 而... 公... 能... 以... 方... 叔... 名... 虎... 自... 任... 也... 三... 晉... 連... 被... 殘... 破... 醜... 虜... 之... 患... 一... 二... 百... 季... 所... 未... 有... 蓋... 有... 非... 常... 之... 患... 而... 後... 求... 非... 常... 之... 才... 有... 非... 常... 之... 材... 而... 後... 立... 非... 常... 之... 功... 公... 固... 其... 人... 也... 豈... 特... 一... 時... 掃... 蕩... 廓... 清... 將... 來... 數... 百... 年... 長... 城... 保... 障... 之... 地... 寔... 於... 公... 賴... 之... 矣... 僕... 竊... 聞... 之... 古... 者... 將... 受... 命... 之... 日... 則... 忘... 其... 家... 臨... 桴... 鼓... 則... 忘... 其... 身... 是... 闔... 外... 效... 忠... 之... 道... 則... 然... 軍... 功... 爵... 賞... 皆... 決... 於... 外... 不... 從... 中... 覆... 是... 廟... 堂... 委... 任... 之... 道... 則... 然... 不... 然... 則... 鋒... 鏑... 交... 于... 原... 野... 而... 決... 策... 於...

答翁東厓總制書

唐順之

薛方山曰奉漢
間修卷書詞先
用揚文法后動
以切直之語規
勸之荆川書大
畧若是此尤見
經濟之學云

自乙未歲奉別於京師十數年間吾執事設施磊落聲望益崇蓋嘗深謀極慮為天子建南平交夷之績而又起而厲北伐儼然之任是天子以方升名虎屬公而公能以方叔名虎自任也三晉連被殘破醜虜之患一二百季所未有蓋有非常之患而後求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也豈特一時掃蕩廓清將來數百年長城保障之地寔於公賴之矣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桴鼓則忘其身是闔外效忠之道則然軍功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

此一轉世老成
長笑不能有此
確議

諸理者曰近日
邊關鎮巡多在
保功名富貴至
其為社稷死生

廟堂機會變於斯須而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
所以每患於掣肘而功之難成也今聞外效忠之道在
公能自信之而天下必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
委任其必必有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聞前總
制在邊以請糧一事不合於其閣老遂不久而去若尔
則其所以專行者必無幾矣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
人而能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托之以不御之權而能
用非常之人者也雖然托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能立
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為之在我者而
已矣前時為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而至其自為又大率顧
忌利害畏縮首尾怵惕譏讒日夜以保功名富貴為事

之計百不一見
矣唐公此論深
切時弊當有

此段代翁公設
處一番有無限
深筭

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為首利社稷生死以之計
是遂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二被罪以去蓋其所
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所以被罪者生於
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轟烈二做却一場可則進
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於自
用而在於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沉謀讒奸之士矣公
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瑕故將
守墩老卒苟有一長必得自效期於群策畢舉此開府
第一義也何如何如宣大與三關地圖敢求見寄為惠
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是丹青一幅而已試之寔用真
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陝西諸鎮圖稍為精密古之籌

葉刻石松陝西
尚為精密則諸

鎮不及可知據其詞旨似有右刻而在右明意

邊者虜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
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太如風雨此亦
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
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為難得虜人擁
騎南下須是規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
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
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太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
其小二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
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盡分
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
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解糧按伏省却

御虜教言直是
高見遠識謀國
至論

以此寺方畧施
之邊務誠可濟
事後用采芑江
漢之意屬望翁
公是又与前方
叔名虎相照應

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畚於公後聞屠
漸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教不知當時寄
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於名則美矣
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虜恐費水糧無益寔事不若以
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戍之費可當土丁兩
三人土丁知險阻識虜情得一人可當戍兵兩三人韓
退之與柳仲丞書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此寔語
也使鄙言得采侯公破虜成功當以向時雕虫末技作
為饒歌鼓吹曲以繼采芑江漢之餘響以彰我明天子
任賢使能之效公其許我乎

羅念菴評深謀厚畧具見篇端此等文字念廟堂間

一日之不可無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 and '部']

荅李御史書

唐順之

子向明曰起首即以前官勸懲一語來說極大氣象

近日抚按奉劾人大都是如此果尔又何以激励人心若此等輩負國多矣荆川公摩寫到此亦是極知其弊者豈特文字之

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之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其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其巡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寡乎寥乎。純兩三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

余謂樹恩任怨
并勢弱易凌奪
語拙益入髓使
舉劾人者必有
知識一見此得
不生愧心哉此
文甚是氣骨蒼
蒼不殊漢史

者盡大官。必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政平。而
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
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
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
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被舉大而効小者。無乃大官
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乃勢弱者
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効之多與少。又
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
公道矣。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
舉。或反見効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効藩臬
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

按所奉者在多
援善鑽而所効
者乃負氣倔強
之輩時事之不
美可知唐公之
論得無意哉未
段字。整嚴无
一懈語

讀至此令蔽益
懼者。消
其故忌之私

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念者也。亦有通判
縣丞小官。而不効。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
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
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効者
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為人快念者也。所舉者縱
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
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為撫按者。固
不得以能舉人能効人為榮。而必以舉効之不稱為可
懼矣。

胡秋宇評議論關係世風可為 國朝憲史斷案

沈皎門曰此篇
 雖叙友情而中
 有許多感慨想
 王公同病相憐
 故有此議論云

借古不得意數
 人來比擬許公
 言詞悲切玩其

往奉華牘稱物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世
 無知之者。楨讀之為太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
 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之遊。曠
 山水。人固謂放浪形骸。闕畧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
 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為矜仁之行。用世之
 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
 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標植。矚然
 而不污。慎修而不爽。當是時。自謂魯參不殺。慈母相信。
 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
 蠅肆點。黃金遺鏹。遂令韓非孤憤。殷浩書空。棲李廣于

答許少華書

王維楨

沈皎門曰此篇
 雖叙友情而中
 有許多感慨想
 王公同病相憐
 故有此議論云

借古不得意數
 人來比擬許公
 言詞悲切玩其

語意大與馬遷
報任安相似

先說許公不得
志于時為可悲
此復以陶酒阮
琴為可樂明是
耐安意思

此段語三痛切
令懷中者見之
增一慨嘆

用才正世
是切當而未及

南山竄楚平工澤畔。有懿不錄。一青被放。斯足悲矣。孔
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言悔賢人猶不
光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阻則情鬱。故且昵近異物。假
借蕩懷。免憂生之嗟耳。若陶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
之聲。樂謝之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國者不
務亮志。憐才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癥摘寸朽。遂使全璧
受疑。合抱見斥。公由是不獲奮矣。楨為之太息者此也。
強胡數為邊害。執事者講武。遊才念至。慊也。然今日用
一人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輒去之。
官頻易而勸墮。患漸深而莫之拯。藥何者。用者非才。
者未用。二者飾名用之者信耳也。往楨從朝士間為論

云天祐國家生
出一番生意見
許公終不厭如
意思十分周匝

真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鄉。聽者色
駭而意拂。以感于讒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傳言故嘗
一疾。二已乃盡謝。諸累蓄真反初。今容髮光。二好也。意
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束禪之頤。精須用若此。
吳復菴評通篇發明許公有可用之才。而不得展舒。

婉曲折詞語悲壯讀之令人愴然

徐天目曰此書
虽急于効用其
寔才不足以尽
所長連用熟材
等語雖自委婉
遜辭在王生亦
可兼得救事即
其声口自見

答余文獻書

王慎中

自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昔標格成有踔古
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
名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知而
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兼材
上智。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兼
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搦管搦詞。則
宏深而輿衍。與之應世效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
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校
品。古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
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移易政化。互否及象。緯風角妖。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且多被水漬，內容難以辨認。可見文字多為行草或半行草，且多有缺損。

白兼材之人以下至非大將之律也譬喻十分透徹字句可入秦詞場中

此如明以兼材自任借位不稱其材不能展布耳現其拳以庶世效用為說則惡之衷曲亦

祥災青之故則種。當實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即自關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躡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材各一互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机圓如丸。才决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搦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覓之不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鬪耳。非大將之

自可見

按自僕老髮半改至有執熱之想一段情辭悲惋使人讀之感念可想見其抑鬱先聊之况

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效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與鼯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改。惟是心獨亦苟有庶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筭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駑下然。亦瀝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躰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二。據促終日閉關。忽与王生斛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与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辨風刺。滾二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若郿心冷如冰。殆謂僕有執熱之想邪。

答書詞本意只在報天子一句上見出又足富厚豪華數語見得今日急於效用者全在為國不為已私意

不謂知僕者。僕自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為鵠。既幸通籍金闈。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青之藪。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心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返始。守此初服。感九疓之諭也。

王槐野評此文似西漢書疏雄辨可喜

與劉用光書

羅倫

錢鶴灘曰一峯公生平卓行最多至其論處皂隸事尤當于古人中求之。現其每言青籛裏里便知利祿雖毫髮亦不入其心者。文法似緩而實緊。

倫白用光足下向承過論處皂隸事。吾聞之喜而不寐也。吾弟此論雖權一時之宜。未盡合聖賢之道。然以今視之。可謂蟬蛻汗濁之中。而脫然自新者也。吾惡得而不喜哉。但君子處事常視義理為是非。不當視人情世故以為是非也。此事古無有也。祖宗之時。亦無有也。吾嘗見東里先生。三朝聖諭錄載此事。是東里時有也。顧佐之為都御史也。東里薦之也。一日有言顧賣放皂隸者。宣宗皇帝召士奇問曰。顧佐有此事否。為大臣而不檢如此。何以長風憲哉。卿何為薦此人。也。士奇對曰。此事有之。近仕者祿不足。雖臣亦然。非獨顧也。噫。

卒唐虞三代來
說信知此等事
業非羅公不能
道六非羅公不
能為讀此可想
見其人品之高

舉大臣以道事
君來說隱亦有
刺東里意至引
高允一節即是
明攻擊他使彼
九原有知得不
以羅公為直諫
之交哉

東里誤也。重祿以養士，不能使好於家，時人斯其辜。東里之見也，誠憂祿不足乎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輔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况仕者之祿乎？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之有節，老者衣食少者免乎飢寒，而又以保助乎其鄰里，親戚况據四海之富哉？大臣以道事君，當何所取法？邪？一事不合乎道，或貽四海之憂，而遺千百年之患，為人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近小之利，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東里得君行政如此其專且久也，而見不出此，何也？昔高允事元魏，百官俸不足，允以清修苦節先之，東里縱不能以唐虞

此處見得一人
作偏則嗜利无
耻之輩因而劫
之千言万語具
是勉用光革除
宿弊此意越出
數万人之上奈
何相沿至今而
益甚使此書為
之空存也悲夫

三代之大臣自期，豈可復居高允之下乎？其見不出此何也？然其初猶未如此之甚也。利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以今視之，則倍蓰什伯於其初矣。其推骨剥髓以病天下之民命，蠹士心而虧國躰，污蠱一代之治化，而遺羞千載者，未有甚於此也。君子所以惡夫作俑者，此也。脫以為士無常產，以官為家，仰事俯育之資，無所於出，則如吾弟之所處，其亦庶乎其可也。今士夫之嗜利無耻者，貪多務得，旁求巧取，皆以為吾今之所當然，正猶李赤被廁鬼身，入汙穢過者，莫不掩鼻被方，揚二自以為鈞天帝都，而莫之覺也。然秉彜義理之良心，吾弟勉為之，同志之士安知不有彙興者乎？是雖不能頓革一

到底以百年千載事望用光便見光輩存心厚處

代之積弊而為吾徒者庶乎少克汙穢之辱也則吾弟之所反者多矣善待其生者以百年為千載千載之事在此舉也吾弟勉之

呂涇野評句：有憂時之意字二皆經國之言真可垂之萬世不朽其

此處有極多之批注，文字較小，多為對原文的評語和補充說明。

與陸冢宰書

王葵

王魏野曰按守溪公作書時已退休林下矣中所言皆朝廷天下事所謂愛君愛國之心老而益馬者于公僅見之來得語意似有古間之風云

得邸報知已正位冢宰甚盛甚盛銓曹自昔所重入國朝尤重而南士居之者頗鮮若吾蘇則自昔無之而始見於今也可不謂盛乎然斯地也居之難稱之又難以三原公之賢衆不謂善蓋望之者過厚焉耳今之時又非三原之時庶耻道喪貪濁肆行執事知其所以然乎亦上之人啓之耳居其位者可無幹旋之術乎抑奔競黜貪殘崇名節獎恬退久任使此其術也勿謂時難為此而不為將誰為矣然又有一焉自昔北人得志每擯乎南二人得志亦稍效尤數年來遂成南北之黨顧公勿隨焉前輩謂天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吾何心焉公

說南北成黨處在是以天下之心處天下之事

先輩以厚道望
人大都如此

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
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况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不
不得默二而已也。

馬孟河評文章，紆徐婉曲，說盡時俗，曲盡人情，熟之

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

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况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不

不得默二而已也。

馬孟河評文章，紆徐婉曲，說盡時俗，曲盡人情，熟之

必不然漫及之耳。僕自伏林下，於當道未嘗敢以書先

而於知舊則有不當然者。况屢承問及，則區區之愚，不

不得默二而已也。

與東劉閣老書

王恕

瞿昆湖曰言公
孤而以巡撫
之志是引誘文
法

嘗謂公孤任天下之責者也。巡撫任一方之責者也。任
天下之責者，天下之休戚不可以不言；任一方之責者，
一方之休戚不可以不言。公孤居天子之左右，於其
事之初，皆得而可否之；可者將順之，不可者救正之。是
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其功，巡撫處千里之遠，有所
言非奏疏則不能達，言非切直則不能盡。其情是以逆
耳而難入，無益於成敗，得罪於左右者多矣。當今天下
一統如金甌之完，無纖毫之缺，誠能以仁義道德為城
郭，以居之，立綱紀，汰度為甲兵，以守之，使人不得而窺
瞰，物不得而搏擊，則斯器可以千萬世為國家之所有。

按仁義道德數
言似若平淡讀
之有无穷意味

唯王公平日以
節繁自負故以
大義留人真有

長厚之風

末勸勉刘公之意劉切足見老成憂國之心且情思猶倦易以動人明與以未如此老者幾何人哉

若置之通衢之中無城郭以居之無甲兵以守之使人得窺瞰之物得搏擊之萬一有損不能無費大匠陶鎔之力矣近觀時政如置新器於通衢而不之顧也僕竊為國家憂之是以言之至再至三既不見後又不得太而徒為是凜二也聲名之有無豈暇計哉執事為國家之元老居論道經邦之地苟以嘉謨嘉猷入而言之於內出而順之於外使國家置新器于安固保斯器於無窮其功豈不偉哉保之道無他惟在乎節用愛人進賢退不肖而已噫非執事不敢為此言亦非執事不能容此言惟察其愚而恕之

羅念菴評長于文章者多失于德業優于德業者每短于文章若忠直如王公可謂兼德業文章而兩有之矣

與彭學士華書

何喬新

唐荆川曰按先達通書往來多在公直一邊不似今人一味逢迎玩其以親舊當道三句似英風凜凜

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升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推自守者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殉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逐奔競之徒其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剖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欬拔而用之不必親

形容君子小人形跡今曉真所謂筆端有神者

玩空從容陳之
二語詞不迫而
意到切末復引
歐陽二公亦是
屬望彭公云

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歎然而退之。親不
可私也。仇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
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若閣
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
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
受其賜可也。若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
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汰焉非僕
所望於閣下也。令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
將及矣。可不孰慮而預。尚之邪。

姜鳳阿評一篇箴規藥石之言宰臣可置之屏几

與遂庵先生書

李夢陽

許石城曰此篇
勸勉揚公引有
人才議論大有
闕涉且句調簡
古清奇軋玩之
有元窮滋味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閔之初公之南
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傳卜尹之秋
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必有雜進。君子不無異
同。今欲主張國是。定雜為一。合異為同。非公是利。而將
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辯給。拔
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
裕鎮俗之徒。寬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
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
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
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慶。二夫日有中昃。時有孟

此數語直足扶
持世道讀之令
忠義之士躍然

說人才因時消
長亦是常理而
語意豪邁

大是漢人口吻

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
化。豈不泰消長生才有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
而未盡邪。斯非後生小子之所知也。非所妄言者。企瞻
允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畝畝之氓。伏俟太
平。

孫栢潭評見識高邁磊落不羈宛若先秦古文也

此處有模糊的印章或批注，文字難以辨認。

陸北川曰此書
開口便說時俗
有三階揣摩必
十分親切讀其
書可想見其人

說此輩在太平
時教語字字入
骨鑽心可作依
阿軟媚者供案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憾率直太過。恐
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
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即
羣咻焉。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肝膽難
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
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孝。可託不幸。事變卒至。委身
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
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共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
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
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姓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

自今之豪傑至

世道人心之不一也。文法如駿馬下坡，輕舟下湍，便攔截不住。

掉尾用周秦漢唐故事，漸復歸之進賢報國上。余音嫻二妙絕千古。

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况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一也。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閩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為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吳泉亭評

通篇議論既高而詞又足以發之。宜晉溪公見之深誠服也。

與安宜尉書

王守仁

胡可泉曰：近日喜事之臣，多有激成人畔，亂因而征之，以邀功者。若陽明公處安宣慰一節，全是以謹言感激之真仁人，長厚之心，非嗜殺者可比也。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羶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留，徐議可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紜。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

形容安民揚言一段辭甚激烈雖是逞探其心大都彼之負固其意不過如此揣摸到此彼強悍者烏能有為云

孫百川曰自連地千里以下至君可无寒心乎此段全是以禍

今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標掠以重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又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率如我何斯言已稍二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

福諭之字二下得系切皆非漫語

欲令安氏出軍而先以彼群支乘賈之說動之莫足贊揚其中且又以既往將來感動之文字大有開闔

楊友西楊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眾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適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眾諂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與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者幸熟思之

許穎陽評通篇議論風生英藻駿發至末激安氏平

反側一段尤足以膾炙人口信一代文宗

未大害至正統
中則劫倉燔室
虜婦剔腸此其
害有不可勝言
者一時帥臣既
不出死力以禦
之于先后卒因
其朝貢而後請
之于朝何當因
者謀畧之疎哉

此段形容郵民
受侵貢之害其

倉庾燔室廬賊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
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咲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
之男女以別視之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
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
于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命重帥恒守要地增城堡謹斥
堠大備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于
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
者天誘其衆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
送死皆瞑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聞乃
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于朝是將復中其計矣
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郵先罹其害夏民稼穡為之舍

苦萬狀然詔至
京師果何謂哉
且如篇中刀扇
之屬所得无几
然欲得其向化
之心而貽百姓
无窮之害似与
古之不勤遠畧
者大相懸云

館浚民脂膏為之飲食然民筋力為之役使防衛晝號
而夕呼十徵而九歛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且從肆无
道強規物貨善謔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
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
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郵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
凶之余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
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為糜國用弊民生
以通厚之者一則欲得嚮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
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嚮化者矣受其貢亦侵
不受其貢亦侵无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
于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諫不敢受漢通康居屬

舉西旅越裳等
夷皆可為今日
明發彼極盛之
時猶尔不為矧

今日事勢乎此
一番議論絕高

曰豫陽曰通夷
一節誠非良策
必如此四者處

賈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我
讐敵而于構篡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
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我与之通乎然彼以貢
獻為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于殺降不武不義若
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
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无用
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于斯皆
非王者之道竊以為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
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
倘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狝之俾无噍類若是則奸謀
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

置得空庶國不
損而民不病可
為國家久安之
計不然倘外此
策而行之吾恐
后將不知其所
終矣通篇自首
至尾區區周密
切中病根即賈
長沙李空同之
論何以過之

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質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
之物无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庶自浙江以達京
畿亘數千里之民奉不職輸運之勞不知徵歛之苦父
哺其子夫照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
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
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
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与劳民費國而幸蠻夷者万不
侷矣僕雖斬焉在縲絰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慮國
之納侮故敢布之下執事冀采擇以聞庶少補廟謨之
萬一惟執事其事之

王槐野評數百年來言倭奴貢獻之害未有若此書

王謝與庾之深切著明也廟堂間何可一日忘此書

萬一其時其書之

舉一事而累其詞其詞之費固而幸遭其言不

而不如發對疑不學金章不益於天下如味陳武之

其千夫然其書而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之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與浙江趙巡按書

王維楨王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有海寇之警其鞭策將領論

刺勇恠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天子所以遣部使者

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瀝腸論事則黨與成於下

人主孤於上耳目塞聰明蔽暴骸累丘山而上不知

冤氣蒸雲霧而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

為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矣乃諸舍人連

衡以詐家大人父之家計損家大人廉知之則必罪諸

舍人逮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抹徒令其家大人苦

耳夫為其僕而詐其主與為人臣而謾其君者則何以

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既如此於吳中又如波此

宗方城曰此篇

句二字三全是

勸趙公急國事

而友情次之起

首便說謹與寺

言文法甚佳是維

健

借僕詐主之事

米形容人臣謾

其君一團生色

讀之自解頤

前段語意多不
滿當事二三君
就中止盛稱王
君思質此一轉
說得十分及而
句亦奇宕
托趙公以大義

人三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舌，宣為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為身名謀則完矣。碩獨奈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獨浙之杭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耳。遶遭創者，正坐五方。五方困救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乏，百憂因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故與之文而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質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士卒。突至之患，即不能一割後事之効，要之且半收也。昔王君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為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

感動于君一段
詞思高反種二
多情足見交實
最厚

引倉公來形容
趙公用事最切
至末數語屬望
其為天子恤蒸
庶保東南意思
十分剴切

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義，感動之傳，閔中生言人臣之道，賢弗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答，言當瞿然失領，愀然變色，蹶然起坐，躍馬伏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阮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二復坐寇擾，微公則孰為蕩平之哉？僕嘗譬公為大鑿倉公焉。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遘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易伏臘，有觸輒念之。然即今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塗離合之，宗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况，不以聞。足下目前皇二拯焚溺為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柰何云交好哉。

十不陸也
其志天下則
至未幾而
其公亦不
...

董澠陽曰按此
書論國事于東
湖雖與賈生上
文帝李空同上
李商書事體不
類然其文思橫
發不可端倪則
與李賈文均可
並馳宇宙

自竊自向歲至
敢不從明公傾
吐其間乎此一
段是自叙其矢
石之功督府論
列之故與陸公

于吳京可評讀王槐野與趙公書則知忠君愛友之情
之無負矣觀者當細玩之

昔蘇洵與趙公書云其出盡其忠也固良而當
平之君對言警公為大樂會公無兩至神

之變公竟與天下公其性二與坐家與公四
地不島士不燃不地其出公對雲南會求武

州太變也如也坐坐則則無而矣語曰風不
出必成貴非洪而王昌本亦以開言當聖想夫

實林之也公長王保直何大素為博之對與中坐言入

與陸東湖太保論 國事書 茅坤

伏惟明公位在政府詩人所謂王室心膂爪牙之寄者
也十餘年以來其所以彈壓奸邪表鎮國家入則贊決
大議出則擁護善類其威名所嚮近自宮掖輦轂遠
至夷虜椎跣無問列侯貴人以及輿皂巖穴之賤並呼
曰某天子社稷臣也海內外賢知之士彈冠濯纓於
明公之門者有且至矣幸而生與明公之州里鷄犬相
屬其望風慕誼尤所注切竊自向歲遣謫時獲接顏色
數年間其所以辱明公賜書而稍相酌和者僅一再至
不敢進而與門下帷幄之士相后先明公抑嘗察而憐
之否乎詩不云乎必有以也頃者函牋入朝遠從粵州

詔言之由得以及按例引錄處文勢曲折如開河放流瞬息千里而迴紆自如

以上猶是生露私情此下方是論國事如仇將軍奸伏一節乃國事中之二耳

時稍以區二尺寸矢石之功督府抗疏論列僕自外孤蹇士也初非敢遽望中朝之齒而錄之者賴明公並二三知己奮然軒輿為之訟言而執政者亦重念一國家內外多故方急介冑按例引錄此誠明公在僕出無求之中而為厚知之援所謂信陵君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是過也然則僕之感恩嚮風啣誼無窮雖其狷潔自好敢不從明公深遊傾吐其間乎竊惟明公之捍一國家他不暇論即如發故仇將軍奸狀一節言之仇將軍內劫主上之寵以外誘彊虜擅威爽亂朝政身沒之日賴明公同一二執政發其奸孽暴其罪蒙天子赫然震怒戮其遺屍榜之四裔中外之人懽然朝

據茅公所談故將軍事則不軌之謀蓄非一日現其藉兵飲馬于宮掖之間自請得備宿衛此事已顯然使天不使之病賜以死則國之安危未可知三四展請到此令人毛骨寒生

宣市躍以為故將軍當得如是此固今學士大夫之所能言他日史官裨家之所及錄而僕之愚則獨謂此特其外見者耳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何者漢有汲長孺淮南為之寢謀故將軍以強幹之臣而位肘腋其鴛鴦猛鷲飄忽奮迅之氣肆然橫恣左右凌轢中外甚至籍兵飲馬於宮掖之間而自請得備宿衛其所冀望非常欲如董卓桓溫故事者非一日矣上賴天子威靈下及公輩方柄政府故數年以來其所踣叱咤使不絕虜固不可測而翱翔容且睥睨猶豫卒莫敢竊發已而飲鬱志憤竟病瘍以死由此言之則其拆已錮之奸鋪未形之患隱然翼日月匡社稷而措天下於太

誦陸公發奸處語方未竟却又轉出誅身奸數語來如駿馬下山坂自是攔他不駐

此一段見得國政不止仇將一事至云尤有進于是者大都為世宗東宮未立之故雖未顯言而語意自露如舉漢武帝有江

山之安者非明公之事已乎夫誅其身后之奸順而易而欲奪其寵盛之逼逆而難明其共憤之罪顯而易而欲摧其未發之禍隱而難然則今學士大夫之所言而未必能知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傳而未必及詳甚至朝廷之上亦有所不得論功而賞之者寔既多矣愚故曰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雖然僕之所望於明公則尤有進於是者僕不敢論今日之事姑以漢武皇帝之英風大畧數千百年來所不世出之主也然在當時海內多故神仙土木祠祀征伐之事蓋已騷然矣未幾而有江充巫蠱之變國家之事頽爛崩壞幾不可收拾當時執政豈無深憂遠慮為左右者乎特漢皇以英風

充巫蠱之變至晚年輪臺之悔与夫臨崩之托不付他人而付之博陸等語非為東宮而何至其不敢顯言而惟默藏其意者念鹿門公保身與袖之意云

大畧之資而攬長駕遠馭之權於上大小臣工凜然莫敢自必其命故當元朔元封之間國家雖多可憂之事伏未形之患卒之畏威養福以入於亂已而輪臺之悔則既晚矣及其末也猶幸博陸侯典位肘腋天下尋亦晏然得以享其擁昭立宣之治而漢亦無恙自今觀之武皇帝臨崩之托不以屬之文成五利諸所寵幸之人平津武安諸所林籙任事之臣而特以屬之強毅木訥如博陸侯彼亦得办忠義竭股肱内而贊詔帷幄調攝寢衛外而博求正士分列政府一切綱紀措置如善奕者按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公子布筭而尋以收勝於其間此博陸侯之蘄然奮不顧身長慮却顧旁皇周旋

引博陸侯以形
陸公乃是借容
形主之意而所
言博陸處又極
詳悉隱然有望
陸公托孤之意
然謂陸公發先
將軍好狀則可
若以此大事寄
之恐不如博陸
之光明正大也

所以獨謀於心而不謀於人。謀於一二肘腋之士而不
以謀於左右在庭之衆。所以建萬世之業而垂之無窮
者。於今可想見也。嗚呼。雄矣。使武皇早為寵任博陸
侯輩。必得及巫蠱未作之前。移其所以擁昭立宣者。預
為之備。則漢之大計。可以嘿然坐而收也。又何至顛躓
路頓。舛裂皇惑如曩時乎。今日之事。大畧與漢之相表
裏。而在朝諸臣。舍明公無敢他望。所謂博陸侯者。主
上神聖。臣下莫及。萬世之事。固不可測也。明公為國
家世臣。而十數年來。仰荷主上簡任。俯繫中外之望
特甚切也。明公將奮然引身日月之際。及今匡攝。為彼
博陸侯者。所不及乎。抑亦姑為浮湛。特按局而畫形。遠

通篇已竭尽心
思使學少力欠
到此便撥拾贅
語氣跡不貴豈
能抽出奇思又
發此一段剴切
之論包括之談
哉直駕秦逼漢
之文惜也此書
後封之陸將軍
而不能上之
明天子至今貽
志士之悲云

近察虛實。而今予布筭於其間。如漢故事。令其既壞而
收之。已乎其間利害之相權。難易之相懸。雖三尺童子
逆知其必在此而不在彼者。明公當籌之。已熟慮之。已
審久矣。乃一。无假僕輩外庭之士。吹。然郵口而從諛
者。然而僕竊聞於心。不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為知己者
死。言為知己者傾。僕蹇陋無似人也。竊幸遇明公信陵
燕丹之知。則后夷門田光而死於門下。皆僕之事也。曩
既仰明公之捍。國家於始者與漢汲長孺相左右。則
今日所以厚望明公。收博陸侯之權。而安享其全功者。
計或如此。故不敢不竭心悉慮。以獻於左右。伏惟明公
憐其愚察其忠。而特賜俯納焉。幸甚幸甚。

唐荆川評此篇慮人之所不能慮發人之所不能發
 精遠吐此姑越外更有一段精神骨法章法句法色
 今日何以俱工可謂姿態橫生者矣
 其全在
 其全在
 其全在
 其全在
 其全在
 其全在
 其全在
 其全在
 其全在
 其全在

許二陽曰此處
 先叙反情而后
 漸及論文有次
 序有頓挫用句
 用字不殊而二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當
 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
 二兄憐其同聲而好為
 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於月
 丘附阜於奎遂得
 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
 才位不當其識兄亦崔僕時相笑陀纒欹不已也僕今
 且操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為吏
 部尚書大鶴為文選即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廁
 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忽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
 能一日於
 朝廷之上隨被指病而去其間事机固
 遭待難
 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起忌於同輩結怨於顯

大都高材之士
 多為眾忌豈特
 他人所忌而同
 輩猶甚如所謂
 陰搆力擠台為
 董非之狀皆忌

人者效德寫得
是

此段叙已不得
志于時情狀為
語悲悼讀之令
人起愴况死聊
之意以高材若
公而位卒不得
稱其材也獨何
哉

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搯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相
与合為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
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為風人之旨。喑鳴涕淚故。定至
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
譴以來以為進不得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
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止太匿
身五湖煙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
遽強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
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
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
於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

自万物之情至
人各有能有不
能見人之材非
不欲相甚多限
干力之不之必
欲舉而全之如
弗勝何此舉在
宋李陵馬元并
蘇柳諸人大率
是此意

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倕工於為弓
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為車而言天
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
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
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
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
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
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
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
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矜矜蹀躞而進者。獨
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二侈心焉。然

按鹿門公自罪以來蓋矣憤為文章似与焉迂賈刑辱之後而大肆力于文辭相類古今才人往之如此不獨此非為然也且其口宏肆不失之卑瑣

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為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溢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為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幾數年以來大者主孟小者劉章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扁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為予其秉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為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為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畧琴瑟祝嘏調

蓋萬物之情二句最得論文之旨至說近世人好尚而本荆川為證可謂推倒世豪傑

此段說唐之韓猶馬遷宋之歐曾蘇猶韓子真古今格言但本之者各求其至斯得美何必爭

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為文章无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喻虎鬻鷲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獨恠荆川疾乎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為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迺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

奇直欲效子長
我攻擊世人開
口不得

此處是接古証
今其語意汪洋
恣肆大類在生
而議論過之

覆之。且且。嗟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聞。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然心故也。而固非區區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蔚。魑魅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罄

自天地之間至
成敗得失之異
其感一段有幾
二句法起伏頗
於如層峰疊嶂
如驚濤巨浪讀
之賞心快意不
竟其下字之長
短此章法妙處

未段說已論文
不敢抹已見必
求正于蔡公亦
是虛懷處

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逸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釋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賦情。吊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間者。李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二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之說。佛法種二色。二愈玄。愈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尋陽書。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

退之意云

公卿大夫士

一篇精神命脉
尤在微結數語
而括退奔兢四
字正与前相照
庶幾一氣貫注
持天日曰

信不修。章句為陋才既不足以集事。誠又不足以動物。徒以虛名玷汚薦尺進則無益於事。徒喪所守。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將以我為固守一節。非通於道者。非所以立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往來乎胸中。幾日而後決之。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以夫子為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之知已。不如已之自知。苟未知也。師不能彊於弟子。僕自知甚明。惟謹。素履周俾。玷缺庶幾立園之義。尚足以少裨明時。使奔兢者愧而恬退者勸。亦僕所以報執事之萬一也。若曰。可以仕焉。僕不知其可也。

鄒東寧評行已得處之正詞。旨登聖賢之堂。

上揚太宰書

王雲鳳

李滄溟曰。此篇議論。向來萬人頭地。讀之可想見其忠義。

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而轉即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遽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寔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

按一時快意等語。得流倫箴規之休。使妨賢病國之臣。觀此真可消其嫉忌之懷。而不致發。

水功揚公去邪
川正語意則切

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誇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公頌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於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海剛峯評文不滿數百言，而英風偉槩，令人不敢勒。王景瑞不識視斯一世之雄哉。

其於世又
聖賢之
精舍
古來取曰
不聞
王景瑞

上堂尊書

茅鹿門曰：開口即用醫家治病，以喻國事。譬得警，且又以彗星之變不歸之病，瘡瘡而歸之病，源至言病源却屬之紀綱不振，上議論十分割切。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后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于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蕭然，无一可仗，天之意殆為此耶？愚謂此病證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政使无邊，場之警急，將有境内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

此段言紀綱不振為病之源中

月文是平水

力六

李廣所受胡
士賄賂薄籍而
款令業行黜罰
之似得懲一警
百之法奈何不
默奸佞之徒而
所斥逐者乃言
事之御史且如
近日江陵公秉
政亦因彗星之
變而諸所羅黜
乃非不附宰臣
之黨前後綱紀
士風大益相類

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以
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修省又誠
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于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
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薄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
固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已曲相弥
縫竟使皆得无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柰何
公論所指曰某為奸之首而奸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
矣曰某為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
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
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
况于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于万里君門之外者

士風民力大都
相因士風既頹
壞則民力愈不
可支而夷虜漸
生窺伺矣總求
婦之犯綱不拆
而推原其故不
在貧否混淆功
罪不明上議論
一層深一層

我愚雖不能悉舉抑亦无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
至于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
謂罪皆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致
致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
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非但大姦大
佞其寔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
民之貧者无立錫之地而宦官廝養至有宅舍擬于公
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
取于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克物于庸將之家轉于
權倖之門乎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
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

舉唐宋唐三君
稍振紀綱者
宋形容今時之
爽此三段逐段

寔四夷。必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
虞。前世草莽間英雄往。二乘間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
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
具。无一可伏也。其可不及。二及時。振吾紀綱。以拯藥之
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
綱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嘗怪周世宗以
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无事。于再
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无全功。何則
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
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
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无有能以巧計。弥縫

有間解有轉換
而筆力亦雅稱

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况以今日。堂堂天朝

幅員餘萬里。萬國无二尊。曰兵曰財。色二皆可辦者。惟

紀綱。朝振則國勢更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持。久安更可

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斥革熙

豐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

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无不知者。其可自

廢吾所恃。以為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

終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于

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

之命脉。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

根本所在。則又在于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

沈晴峯曰。前數
段歷二婦重紀
綱。此言紀綱根
本。又婦諸君心
未。而至其明理
講學之功。則在

國朝文苑卷之四

西山衍義為學指要如此推極到底即雖伊同告君亦不過如此

繳末云所患不在夷狄万事而患在朝廷君心之大者上有无限轉折

理明而后其心可正講學而后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于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宝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二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于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于應物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无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二而爭之目二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寔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万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修省之計伏惟大臣為國家先謀其大者獻之上耳張東沙評此書雖上堂尊第其中語氣切直詞旨激昂似与告君文法相類人言虛齋言本六經宗法聖賢今觀之果不虛哉

上李西涯書

盛端明

唐漁石曰按此書一句一字俱關世故即如膏味之美自是脍炙人口不待讀至終篇開口便知其為奇絕矣

端明等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蓋良藥之利於病也信於既效之後良藥之苦於口也難於始服之時使病者未知其病勢之輕重又未察吾醫術之深淺而遽投以苦口之藥非惟不能收愈病之功且先得庸醫之罪矣然則苦口之藥豈可以輕投也哉忠言逆耳而利于行與此相類然忠言豈易以輕發哉聽者不察其忠則或以為謗矣譬之一貴人有病延二醫治之甲曰公之病深矣今雖若無傷不早治一作不可救矣但病勢既深蓋非苦口之藥不能治也貴人慘然不樂辭甲去乙曰甲之言過矣公病無傷也飲食起居

引甲乙一段隱然指忠言者与巧佞者二樣形狀何等凌駕何等剗切

無異平日徐調攝之且自愈奚用苦口之藥哉貴人欣
 然喜厚贈之甲聞詣乙詰之曰子明醫也其之病深矣
 柰何以無傷証之乙笑曰其病良深但彼貴人諱亡而
 惡苦口之藥吾姑順其意而治之不失藥金之利而已
 他日彼雖死人皆知其病之深不我罪也吾前不失吾
 利而後不失吾名胡為不可哉夫自乙言之則誠智矣
 自病者之性命論之寧遇甲乎寧遇乙乎甲為忠乎乙
 為忠乎君子必可以悟矣生等竊論方今事勢與貴人
 之病絕類進見之言必必有與甲乙之見相類者也請
 借陳之伏惟執事受先帝之顧託為今上之元輔自劉
 瑾既誅之後詔旨批荅机務裁處各雖皆出內閣寔則

按西涯在武庫時一味逢迎逆瑾如韓文欲誅之而洩其謀謝

劉深惡之而无
 一言至于瑾創
 祠觀皆西涯代
 其文此乃小人
 之尤者卒之晚
 年釀成大亂而
 至海內紛二誰
 謂西涯詎可辭
 其責哉

內多掣肘不盡由執事主張然內外臣民則皆謂執事
 寔當天下之任夫既當天下之任則不能辭天下之責
 方今盜賊日滋禍亂日迫而君臣之情尚不得通內外
 之心尚不知懼盜賊不平固可慮倖而平尤可慮反覆
 展轉禍乳難言然則今日之病亦深矣執事德望素隆
 軀勢又重朝廷雖未專一信任然猶知所敬仰若極力
 調護則聖心可回內外可協袞亂可平天下可治上可
 以副先帝之託而下可以慰臣民之望然調護之說甚
 未易言而議者乃謂今之盜賊无傷但任用邊將招撫
 脅從自可平定無事深憂過慮者此殆乙之見耳夫任
 用邊將招撫脅從此二策者行之已久宜有成功然藍

李空同曰借乙
 之見說當事者
 无深謀遠慮謀
 論甚美備至其
 中叙諸寇之焚
 劫府縣之空虛
 百姓之艰苦餘

盜之潛伏語三
悲悼即劉俠之
流民圖何以過
此所謂抱杞人
之憂者非邪

前段意思已割
切此復借乙之

五聽撫而方四復興。揚虎幸誅而劉三轉盛。安知又無
奸雄繼起其後也。况山東河南。与直隸府縣百姓。累經
焚劫。平日之蓄已空。加以兵荒。土地之人不繼。夏麥既
以難望。秋禾又未有期。億萬飢民。何以度日。其勢必至
相聚為盜。以苟旦夕之活。劉六劉七未平。而陽山蕭縣
登萊。瀋州諸處。盜賊又起。其餘潛伏俟時者。尚不可測。
不幸有一奸雄驅駕而起。不知又將何策以待之。况乎
不止外郡倉庫之錢糧已虛。而天下之貢運又已不至。
京師百官六軍。洵一朝夕。自非賢人君子。誰肯安坐守
死。竊恐不測之變。萌於肘腋。此則尤可慮也。事變作于
內。而盜賊應于外。大小臣僚。非惟富貴不得安享。竊恐

見說禍亂之來
已可辭其責。家
引晁錯始之為
漢謀終之得奇
禍歸于不肯身
任其責。上以威
動西涯可謂設
身外地云

身家之難保全。此則生等日夜憂畏。而不敢言。今又不
得不言之情也。而議者復謂今日朝廷故事。既不盡由
執事張主。則他日祗乳執事。亦可無責。此亦乙之見耳。
昔晁錯忠於漢。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雖晁錯謀之寔。
景帝行之。及七國之難。漢不能定。袁盎獻謀。歸罪于錯。
天下雖知非錯之罪。然錯當時豈能辨哉。蘇軾又謂錯
之受祿。由于不肯身任其責。故景帝不知所任。而諛間
得行。錯本求以自全。適以自祗。其言不為無理。今日政
事雖不尽由執事張主。他日不幸禍亂交急。聖心驚震。
于上。群議沸騰于下。乘機進說。以為已利者。世不絕人。
安知元若袁盎者。構過于其間哉。是則理所必至。而不

前面兩言乙之
不忠至此方說
到甲之忠上文
有回顧有開鎖
可為万世秉國
冢者法程

得不畏者也。今禍亂雖迫，幾尚可為。若能感動聖心，轉移事勢，則非但得以免禍，亦且可以成功。利害得失，相去遠甚。但感動之策，言恐逆耳，未敢輕發。故先獻此書，以見效愚之意。執事倘以甲為忠，則逆耳之言，方敢陳說。不然，亦安敢犯不智之戒，出无益之言，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哉！生等一介腐儒，無所知識，荷蒙陶鑄，得備近臣。心知禍亂已迫，不忍一向愛身而不言。上負朝廷，下負知己，故一陳芻蕘之見，以待執事者察焉。

霍渭崖評以憂深遠到之思而發良藥苦口之論故

其晚年西涯卒之保身差為无事此書為有力焉

許名山曰此篇
雖戲擬答詞其
實切中李斯病
痛詞氣英刃冷
冷可玩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軍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願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惟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二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厲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表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

說李斯焚書坑
儒等事无一字
不切當无一字
不肯象死似當
詞而相詰問口

描寫沙丘行詐
之事雖是戲擬
字三可堪入卷
每讀之令人掩
卷長嘆

說始皇帝所信
斯之壞法如登
層樓然一級高
一級真是惡處
倚空手段

之出日雖不言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
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
于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是奚足法之是
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
邪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
始皇帝始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武殫天下之財勤
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
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
見主之得意勦為已有抑未矣且前數事孰与丞相所
自陳丞相何愛瑣之迨而輕夫赫者也夫關地顯
王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

數斯平日過惠
斷三不怨即斯
九泉有在亦自
開口不待未復
以斯之晚矣未
說今後世攬取
蔽主者多猶省
一番

其民人使人二親其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
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群
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史攻陷城邑裂幟而闞搢
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于道其咎安在
丞相子由三川守與盜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
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
矣遂服拜論具腰斬咸陽市

徐天目評議論新奇考究詳析非精通史學不能也

此段說他監兵上郡非有他過只因坑儒之慘有書生誦法孔子之諫以故獲罪于父耳此事曾紀之史冊王后西祀東封之諫乃是揣摩代言之詞恰似出扶蘇一口來極妙

謫訓生人之通道也。臣雖愚闇竊聞斯義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為長嗣休戚同之。聞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踈之情異也。嚮者焚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臣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畧陳衷悃。干冒威嚴不啻拂意見疏。監兵上郡自離膝下。于今三年瞻恋闕庭儼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違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祀東封。從史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為詞。殊不知川途險巇。執同隙。億日繁民怨胥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令變起蕭牆而荆棘生于朝也。臣竊揣往事取

王鳳洲曰自嗚呼以下皆是代破詔書中說話但秦法深嚴在扶蘇固供而不取言即言之在始皇必不信也。古今殘忍莫過秦皇方之漢武矣。太子事不遠遠矣。

憎強聒何補。第念先公穆公悔過自誓卒能顯名。諸侯廷休後嗣臣豈忍絕望于陛下哉。嗚呼。詎意竟以此獲罪耶。詔書云。臣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乞弗諒之甚矣。陛下混一字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藉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抚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覬寵幸而嫌踈遠者。常人之情也。履險阻而不辭處踈遠而不忘。納君子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孝不蒙省察。而槩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詞。臣誠有歿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此。

引戚屬羈臣并
衛侯申生四樣
人來說即一句
一字无不鎖入
骨髓且又顯其
雪冤重其收骸
骨安于一死請
至此令人一起
十涕有國家者
何忍使其子之
至此其宜天醜
其行卒之二世
而心也悲夫

干剖心。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羈臣耳。父考生我。何若是忍也。若乃衛宣于伋實。由瀆倫。晉獻于申生。寔由嬖寵。陛下无二者之溺。而甘心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諛欵。陰謀者倡怨望之說。以傾奪欵。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賢不逮。若人而讒者。特衆。陛下惡得而无猜也。陛下試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讒人交乳。其間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冀收臣骸骨。埋之鄴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弃捐。死得密迹。无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執其不復請也。
茅鹿門評此篇巧思處在假託一己之言詞。摸寫他人之情狀。熟于此。必長于代辨。

寄楊邃菴閣老書

王守仁

羅念菴曰。通篇主意。只在任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二句上語。意兼得。剴切想。云有所感而云云。

前日嘗奉啟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為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已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欵。夫惟身任天下之權。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

起首以不能逃不能辭便隱然欲揚公身任其

事意思愈富者
无限之趣

舜空設此一段
凌駕得空鬆曲
及文字更態之
妙

說權字分別君
子小人真可謂

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泐也。其
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
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出不測。眾方
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
眾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心從而委靡焉。因論胥
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
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
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
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是以定
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

深識利害之柄

霍渭涯曰以光
明正大之言為
宰臣忠懇之慮
非陽明公何以
有此議論

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有
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
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
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
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
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
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
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
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
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
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

未段勸楊公身
任天下之禍是
大識見

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
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故釀成大禍而已
公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
人不能也

王鳳洲評一篇有憂深思遠之意有柔行巽入之態

真得忠告之體

簡友人論文書

凌約言

王鳳洲曰此篇
自首至尾无一
字不俊古无一
句不奇按讀之
可為事業中助
藻思

夫作文之法陸士衡文賦盡矣劉勰文心雕龍徐昌穀
談藝錄闡閱探轡其矩矱更爛焉可觀也然據其論叙
皆以充飭風態為上恐其流或傷於文暇日讀文選愛
其豐勻靚麗如美姝艷披金翹故形冶態及觀秦皇帝
嶧山諸碑漢三王錫封典冊然後知文有上乘彼六朝
綺靡之餘又何觀焉嘗語門生輩謂文章莫如六經如
易所謂龍戰於野載鬼一車句何奇也詩所謂湛湛露
斯在彼豐草盤彼鸞斯端飛提詞何藻也武成諸篇
豈平淮碑可擬檀弓樂記豈禮書樂書可侔故倚相所
讀胥臣所聞不可尚也近古而閔麗者其秦乎其漢之

歷數先秦西京
並左馬韓柳諸

人一品題處
最是確當其篇
議論見之令人
筆端飛起

按明與獨奉空
同為文首即詩
家有李杜之謂
誰謂千百年後
世无左馬復出
耶

西京乎世稱韓柳歐蘇為四大家。若進而求之則左丘
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更卓。二乎
擅大家也。左傳如揚妃舞盤迴旋摇曳光彩射人。莊子
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
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
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
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餘
則屈宋騷詞。賈誼司馬相如。楊雄劉向。方為傑然者耳。
其王褒范曄崔駰蔡邕之流。抑其次也。明興逮弘正間。
文始復古。若空同李子。則藐焉寡儔。其叙事如左史。而
氣魄渾雄。非康何可比。李滄溟詩。謂本朝以來推大雅

未段以時文狃
古文在得其意
而不可詞之狗
真是獨得之見

無如北地李夢陽。余固以為是也。今之業舉者。知有蘇
耳。韓耳。不知博古名家。其科場文。更為雋永。讀者泛濫
百家。而善悟其用。虛稽實紆。徐縱閉變化之態。時文猶
古文也。若不得其意。而徒詞之狗。又如優人之學。孫叔
敖適以來明者之一喙而已。

唐荆川評意古詞雄駕秦軼漢

簡璉川論詩書

凌約言

宗方城曰我明與論詩文莫可勝數獨澡泉公為文言約意足發者大家之所未發

歷數國朝詩家如指諸掌上足見考究精熟其詞氣大都可方潛溪論詩文

向寄七言律百首業已服其雋矣續得君所刻全集急展讀之其詞皆俱如大曆詩不六秀而昌哉國初崇朴詩尚仍元迨李文正倡中唐清婉之風和者頗眾儲文懿別唐代後先之格從者益多然詩聲猶未盛也唯李獻吉掘起關中而何仲默旋相趾美一時藝林之士翕然宗之天下稱為何李而詩道中興然李詩專工子美而同時趙叔鳴輩則崇尚唐音又姑蘇陳霽喜為六朝信陽樊鵬獨重初唐執起爭鳴李儲之名遂掩自是吳門徐禎卿歷下邊庭寔關西康德涵繼興而詞益暢厥後顧華玉鄭繼之揚用修薛君采文徵仲之儔霞蔚雲

辨南北詩人好尚而以文李二公為主其奉其最著者至其中間有一段物傑之氣不下漢史

蒸。翻。二。不可稽數。而昭代風騷之盛遂為大雅不群。炳然與唐晉同音矣。爰究厥初則何李數公為之變始也。大抵北偏於格以渾雄為本故其詩專主子美李獻吉其最著也。南偏於調以流麗為工故其詩並祖開元文徵仲其最著也。詩家於獻吉譏其模擬太似於徵仲病其躰態或輕不知李之氣魄固曼乎其不可及而文之詞句穩貼音韻悠揚讀之則琅琅其傾耳也。試觀宮掖諸咏早朝諸篇斯殆岑賈之侶矣。何至以晚唐擬邪。今四方學者各隨所授而杜學居多或沉澁詭厲不足以諧金石豈亦尊信太過而漫弗知所擇乎。要諸風骨兼美中和可經庶幾有三百篇之遺音固當以唐風為準。

說詩家有十法
直其胸中淹貫
至未又突說王
李一家大槩都
是說他好處

也。嘗謂詩有十法。一曰立格渾雄。二曰命調雋永。三曰叙事簡練。四曰陳情婉切。五曰用韻和諧。六曰寄興蕭散。七曰寓意悠遠。八曰托訪圓轉。九曰賦景新倩。十曰綴詞流麗。精於斯者。六可以言詩矣。近日齊人李於鱗吳人王元美互相馳騫自稱為中原二子。君不知見其詩否。

陸少石評按宋潛溪論詩文專鏡往古此獨品校方今二文雖繁簡不同均可睥睨千古

今別漢唐宋人
村如老吏斷獄
字之不差且以
含英欽華譬之
漢以爛熳闌珊
譬之宋以降意
思十分奇巧
吳川樓曰先說
宋人觀前哲之
病後又說今人
妄意孔顏等語
隱然是責教菴
偽學之意令讀
之者慄然不
敢犯

微而朴厚。反躬之道益衰也。譬之花卉。漢猶含英欽華
之時。宋以降則爛熳闌珊之後也。知此則知本末質文
之辨矣。宋人以道學自名。往之藐視前哲。所謂挾天子
以令諸侯。卒之枝葉盛而實用虧。其病至今莫救也。今
之時又益甚矣。高談性命。妄意孔顏而退考。其素有反
不若鄉里小人。碎云自好。其殆孟氏所訶行不掩言者
耶。執事素隆寔學。又居黜陟進退之司。悼時憫俗。障狂
瀾而挽頽風。非執事其孰望之來教。又諭僕完菴待用
執事之愛僕厚矣。僕豈敢欺執事哉。僕自少而有字內
之志。每聞四方有事。至為廢食。今雖身在林巖。豈能一
日而忘世乎。然人性情適器。各有所宜。縱使燕雀巢許

中所云變存巢
許易地為之兩
无成之語畢竟
是時不可出不
然五臺果忘世
執說其取汲長
孺一端大畧是
人品高處豈他
人碌之可比

易地而為之則兩無成矣。况僕試用不效。自知甚明。若
復苟覲異時進用。則無耻不量之尤者。雖執事之當棄
而絕之。僕誠愚闇萬。知其不可近。答胡小渠王貞菴
書。執事從二君取觀。鄙懷可畧見也。諸惟為道加愛。不
盡言

張元洲評以剛方有守之氣發正言格論之談令世
間一切偽學見之生愧

卷之四

問一也

新法惟特以開法在中之意

善言

善言善言身之學外博

而能之業始思開端

善言善言身之學外博

而能之業始思開端



